【正字審查】

正字正確 II

考證・鉤沉・索隱・清源・箋注・辨析・匡誤・校勘・疏爬・拾遺

次文化堂

3 1761 12025453 7

彭志銘

普

DA_H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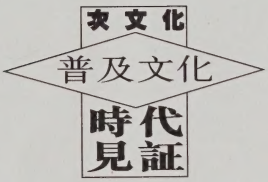
化

ented to
d Charles Lee
g Kong Library
澤典宬
by
浩 先生
TY OF TORONTO

作者簡介

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，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。曾任製片及編劇。近年專心搞出版，辦過《次文化月刊》及《漫畫讀物》雜誌。著作有《黑俠》漫畫及小說、《次文化語言．香港新方言概論》、《寫在天地蒼茫時》、《獨坐荒堂》、《私人照相簿》、《窮孩兒．貴州行雜記》、《心靈酸辣湯》、《正字正確》和《小狗懶擦鞋 • 香港粗口文化研究》。

電郵：cmpang05@yahoo.com.hk
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
見証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
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
University of Toronto

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31761120254537

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

普及文化系列之一六〇

正字審查

彭志銘⊙著

次文化堂出版

RICHARD CHARLES LEE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
130 St. George Street
8th Floor
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

——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⑩

正字審查

作　　者：彭志銘
社　　長：彭志銘
出版顧問：吳　昊
執行編輯：李子翹
美術編輯：李家欣
封面設計：原秋白
出　　版：次文化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九龍彌敦道612-618號
　　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
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subculture.com.hk
電　　話：27805625
印　　刷：次文化堂
總 經 銷：次文化堂
出版日期：2007年7月初版
書　　號：SCB453
ISBN：978-962-992-160-6
定　　價：HK$55

©二〇〇七年　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，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、複印、轉載或其他用途。

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釘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自序

農夫去草•嘉谷必茂

這小書的劣文，是我每日在《AM730報》的專欄「正字正確」結集的第二本。

寫這類說文解字的小文，很花時間，尤其中國文學根底薄弱的我，每篇三幾百字的稿，得要用上兩小時，方可完成。

下筆不難，最攰命的，是花時間去翻資料，推敲核實，不容有錯；除此之外，我不想寫成「每日一字」式的教材，所以，我會透過每日一隻字，去講風俗掌故，談文說理，評時弊、論人生……，希望呈現一個立體的通識大世界。

我父輩嗰代，因戰禍，讀書少，但佢哋乜都識；現今，滿街大學生，但乜都唔識的，何解呢？這就是因為缺乏追求多元知識動力之故，也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學生們，讀書只為求分數的後果，虧曾蔭權特首還敢讚賞

香港教育的「成就」！

世界，在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下，香港年輕人，要出人頭地，有競爭力，不只要有多元知識，還須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……

上一本舊作《正字正確》的序言，我用了蘇東坡那句「人生憂患識字始」為題，說，人，有了知識，就有思想，繼而……問題就來了！

世間，每日煩亂，有數不盡、解決不少的疑難，源頭不是因為人類有了知識，而是智慧不夠。

我老爸講過，讀書不一定會叻過人，但唔讀書就一定唔夠人叻！所以，識多幾個字，總比不識字的，有優勢，否則，世上，毋須有學校這地方！

談文說理，不是好為人師，指手劃腳，而是想鼓勵大家多思多想，有獨立思維，把握自己的命運，加添一些本錢，為未來的路，剷平障礙物。

若識字多了，帶來了麻煩，那是學問不足，讀書未夠之故！

話說回來，研究中國文字，確路路艱辛。自甲骨文起至今，幾千年來，中國文字仍未定型，每日在變，這是其他國家鮮有的文化現象，也反映出中國社會欠缺長

治久安的穩定性局面。

有說：這代人的事，這代人處理。中國實況卻顯示了：這代人的事，這代人無法處理，甚或，一代中國人的事，係千秋萬代中國人也須處理的事。

中國文字研究，已有二千年，還沒有人把握得好，所以，我的心態，只是想做這一代的資料搜集員，為後來者做着前期工夫，讓他們將來，有更多時間，去處理更重要的研究，即如弘一法師所言：

我到為花種，我行花未開。

豈無佳色在，留得後人來。

在此，祝願大家努力學習，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，為明日世界光芒，燃點一絲希望，建設更好的生活條件，造福社群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文字的解說也是千變萬化，在此懇請各位前達不吝賜教，歡迎來信，或電郵：cmpang05@yahoo.com.hk

目　錄

自序——農夫去草 • 嘉谷必茂

捃/夐 3
緄 4
佚 5
姏 6
虔 7
蔫/兩 8
瘞 9
馱 11
朮 12
擔 13
聧 14
睥 15
齟 16
熒 17
煞/臂 18
灺 19
奈 20
少 21
掟 22

怐愗音 AU DAU
楚辭 直怐愗以自苦

敕 23
痟/蔥 24
晉 25
捲 26
誁 27
扽 28
堨 29
餿 30
懰 31
膘 32
齟/齼/徂 34
媱/嫽 35
鶡 38
搓 39
屎 40
蕑 41
籓 42
掐 43
駅 44
鬠 45
碏 46
扗 47
癃 48
竻 49
蘁 50

盪 51
係 52
跛 53
唵 54
逘 55
跸 56
拚 57
呔 58
脸/鉅 59
斯 60
詒 61
珧 62
侮 63
餧 64
鸞 65
褪 66
佤 67
瞍 68
眍 69
掐 70
斟 71
髡 72
鐣/鐺 73
鉻 74
躐 75

錘 …… 76
恁 …… 78
噱 …… 79
怴 …… 80
踣 …… 81
碾 …… 82
漚 …… 83
趯 …… 84
瞀 …… 85
撨 …… 86
嗄 …… 87
⿰口冊 …… 88
腬 …… 89
洇 …… 90
笐 …… 91
衺 …… 93
疘 …… 94
佗 …… 95
酡 …… 96
⿰貝⿸厂堊 …… 97
盦 …… 98
奄 …… 99
軭 …… 100
睺 …… 101
⿰豈乞 …… 102

敔 …… 103
侹 …… 104
瘖 …… 105
鸊 …… 106
愸 …… 107
唈 …… 108
寗 …… 109
裍 …… 110
蠢 …… 111
輲 …… 112
繆 …… 113
嗞 …… 114
訍 …… 115
攕 …… 116
觳 …… 117
佬 …… 118
獠 …… 119
貑 …… 120
尻 …… 121
螢/舩 …… 122
髆 …… 123
譊 …… 124
嗁 …… 125
欸 …… 126
喊 …… 127

揌 128
揍 129
拗 130
屐 131
窴 132
恦 133
幗 134
敨 135
橛 136
氙 137
揨 138
寐 139
弓 140
窫 141
醭 142
殕 143
嗓 144
盆 145
禡 146
稯 147
穮 148
糍 149
笮 150
豝 151
旭 152

谷 153
腧 154
凪 155
挋 156
舐 157
劫 158
憊 159
嫕 160
囪 161
擖 162
誧 163
讚 164
螄 165
叟 166
傷 167
匝 168
搦 169
鰌 170
蹴 171
次 172
裺 173
捼 174
錶 175
荐 176

正字審查

捃 / 覆 粵搵

廣東話裏，有一個字，是「尋找」之意，唸作「穩」，現今，寫為「搵」。

「搵工」，即「尋找工作」；「搵人」，即「尋人」(後引伸為「探訪」)。

有人說那個有「尋覓」意的「穩」，正寫不是「搵」，因為「搵」，只解作「浸入」、「用手指按住」、「揩拭」和「吻」等意思，沒有半點「尋找」的味兒，並說正字，是「捃」。不過，「捃」字，只解「撿拾」和「拿取」，看來，有「執取」意，卻沒「尋覓」意。

研究廣東字的巨擘詹憲慈先生在《廣州語本字》內，說「搵人」的「搵」正字是「覆」，因為「覆」，是「營求」解(即「經營求之」)，這種「刻意尋求」，就是「覆」也！

近幾十年，當全世界都認定了「搵」字，是「搵米」、「搵銀」和「搵着數」的正字時，竟搵個大家都未見過的「生字」出來，即係「搵嘢搞」啫！

最後，必須要提的，是「搵」字，還有一個「撩撥」意，《廣韻》：「搵，手撩物貌。」用手撩物之動作，不是「搵」，又是甚麼呢？

緄 粵綑

跟美術編輯研究封面設計，提議將書名的字體放大，為求突出效果，再用粗線沿字體四週繞一圈，這做法，叫「緄邊」。

「緄」，原讀「滾」，現唸作「綑」，它有多個解釋：一、是為「編織的帶子」；二是「繩」；三是「量詞」，即「一捆捆」或「一束束」的意思。

廣東人常用的，是作「鑲邊」。

「鑲邊」者，又名「滾邊」，我們口語為「緄邊」。

《新方言》有說：「凡織帶者皆可以為衣服緣邊，故今稱『緣邊』曰『緄邊』，俗誤書『滾』。」

如今，除衣飾有「緄邊」外，所有物件邊緣有花紋圍繞的，一律可叫做「緄邊」或「緄花」(即「緄上花紋」)。

此字有兩音
1.音逸
2.音秩廣東話中等於「跌，失去」

佚 粵跌

我將每日在報章所寫的「正字」小文結集成書，廣贈友好，本以為可以博回幾許掌聲，怎知，大部份人皆說那些「怪字」太「深」，有很多還是從未見過的，故問：究竟世上有無那些字㗎？

生僻字少用少見，不等如沒有！嗱！今次，請來這個「佚」字，相信，大家不陌生吧！

「佚」，我們廣東人一看，便會自動認定它唸「秩」音，常用詞為：「佚名」(沒姓名者)、「佚文」(散失的文句或篇章)；誰不知，多本字書注此「散失」、「遺棄」意的「佚」字為「逸」音，連粵音權威黃錫凌先生在《粵音韻彙》內也如是說。

「佚」，又可讀作「秩」，但只能解作「輪流」和「更替」，如：「佚宕」。

我寫得此「佚」字，總不會簡單過場的吧！現今，每當有人「遺失物件」，便說為「跌咗」(或「跌失咗」)，原來，「有嘢唔見咗」的，不是「『跌』了出來，找不着」，而係有「散失」、「遺掉」意的「佚」，這時的「佚」字，一定要唸作「跌」音，例如「佚咗個銀包」。

姩 粵妗

香港是華洋雜處、中西文化交匯之地，新人結婚，縱使婚禮是以西式進行，但也愛聘請「大妗姐」臨場打點教路。

「大妗姐」，正名是「喜娘」，是中國傳統婚禮中照料新娘的婦女。

「大妗姐」的「妗」字，是個別字，正寫應是「姩」。

「妗」，原是「舅母」解，宋代的《明道雜志》稱：「經傳中無嬸與妗字……妗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。」現今，廣州人叫媽媽兄弟之妻為「妗母」。

「姩」，是「老年婦女」解，多本字典注粵音為「蠻」，只有《廣州語本字》的詹憲慈說是「虔」[1]或「妗」，並解「老姩婆者，老婦之狡者也」，而海裏有「姩母」一詞，指「擅於以好聽的話取悅別人的老婆子」。

「大姩」在人家婚禮上，說盡好話，令人愉快，所以，雖是「老女人」，人家也回敬她為「大姩『姐』」，而不叫她做「婆」，大家高興高興嘛！

註[1]：虔婆，是宋元時，人常罵婦女的詈語，亦指妓院的鴇母，是下作的「三姑六婆」之一。

虔 粵乾

前一篇，引《廣州語本字》的詹憲慈先生說「大妗姐」的「妗」字，應是「姑」之餘，詹先生又說：「婦之老者，能以甘言悅人，俗呼『姑婆』是也！」並注「姑」音，可讀作「虔」，那即「虔婆」？(按姑無虔音)

「虔婆」乃中國舊社會低下婦女之「三姑六婆」的其中一份子。何謂「三姑六婆」？「虔婆」又是幹甚麼的呢？

「三姑六婆」者，「三姑」，即尼姑、道姑、卦姑(占卜算命之江湖術士)；「六婆」，是「牙婆」(奴婢買賣的中間人)、「媒婆」(婚姻介紹人)、「師婆」(裝神弄鬼的巫婆)、「藥婆」(以偏方土藥或神術治病的婦人)、「穩婆」(原指宮廷或官府內服役的接生婆，後為坊間「執媽」的代名詞)，最後一名，是「虔婆」，有說是「賊婆」，《辭源》解作為「妓院的鴇母」，後泛指不正派的老婦。

眾多字書有「虔婆」，而無「姑婆」，不知，詹老先生的解釋，從何而來。

通俗編云(姑)其音讀若「鉗」，或謂老傭曰虔婆，誤

正字通云姑音鉗，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故曰姑今俗呼姑婆是也(按姑婆與虔婆異)

薧 / 兩 粵淵 / 盟

有讀者來言說，他見某報寫「薧豬頭有盲鼻菩薩」之諺語，想問當中是否「正字正確」。

「薧」，音「淵」，本是「植物因失去水份而枯萎」，或「物不新鮮」的意思，並可作「食物經久而變味」解。

中國祭祀儀式，須備「三牲」(即牛、羊和豬)，變壞而發出異味的豬頭，就是「薧豬頭」！

用腐臭的豬頭供奉神靈，本不適合，卻偏遇上了「盲鼻」的菩薩垂青，比喻為「一無是處的人，也會有人欣賞和喜愛」之意。

上述的「盲鼻」，是北方人的用語，廣東話的講法是「盟鼻」，即「鼻塞」也。

「盟鼻」的「盟」字正寫是「兩」，本音「蠻」，是「物之平滿，無孔，實心之狀」，俗語有說「兩塞」，即「無知不通」也。

「薧豬頭」的「薧」字無人用，卻寫作「冤」，此乃正正是「薧豬頭有兩鼻菩薩」矣！

瘞 粵溪

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四日，是中國盂蘭節，傳說地府鬼門關大開，故又稱為「鬼節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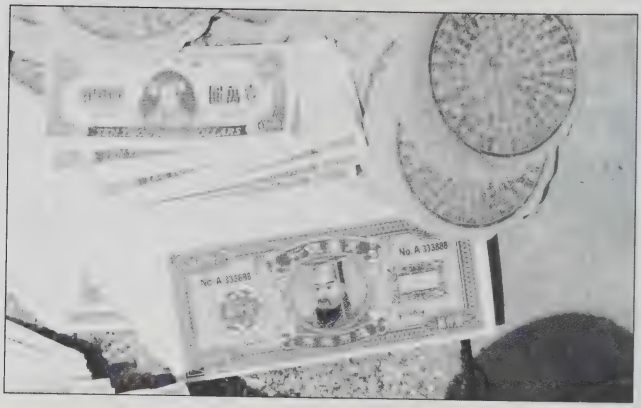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百姓會藉鬼節，在街頭巷尾燒衣紙，布施十方孤魂野鬼，這叫做「燒街衣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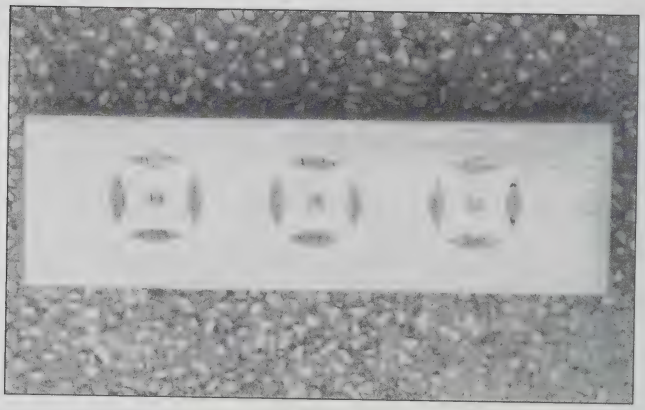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習俗，但凡祭祀，總多燃香燭，燒冥鏹。冥鏹中，有「紙錢」一項，廣東人稱這類「冥鈔」為「溪錢」。

「溪」，原是「小河山溝」，與「冥府」有何相干？

「紙錢」之「溪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瘞」，本讀近音「之」，而「之」與「計」的國音相若，再輾傳，粵音的「計」又與「溪」近，故這個有「埋葬」和「墳墓」意的「瘞」字，由原本國語的「之」，變為粵音的「溪」。

「瘞錢」，本是「陪葬的紙錢」，後為流通陰曹的「錢幣」。現今，中國地府內行使的紙錢，有兩種，印刷精美如人間銀紙的，叫「陰司紙」；而那毫無設計之長方形黃草紙的，才是「瘞錢」。


No A 333688
No A 333688



星期五
星島
SINGTAO ENTERTAINMENT
娛樂
袁詠儀陀仔拍戲

駄 粵陀

女藝人袁詠儀懷孕後，仍接拍新片，有報章娛樂版標題大字的說她「陀仔拍戲」。

「陀」，是解作「一團東西」、「量詞」或「崩壞」，一點「懷孕」意也沒有，相信，是該報娛記憑音寄字而已！

香港記者寫稿時，遇上不懂的字，多愛用同音字代替。

廣東人俗稱「懷孕」的「陀」音字，若用這個「駝」，還可接受，因「駝」字，除了是「駱駝」的簡稱，和「背脊彎曲」的「駝背」之外，它另可解作「牲口負物」的意思，即「利用動物負載物件」，從而理解為「母親體內懷有身孕」。

「駝仔」的「駝」字正寫是「駄」，也有俗寫為「馱」。

「駄」，音「陀」，原意是「牲口負物」，凡「負物」者，皆稱為「駄」，並引伸作「負累」意，例如「駄手揍腳」，又或是「駄衰家」。

交稿前，應確定每隻字的本意，不要駄累報社，這是專業精神，也是職業責任。

朘 粵煎

廣東惡語裏，有一言「煎你層皮出嚟」，這個「煎」音的，大家都意識到是「活生生的剝皮」也。

另一句相關的熟語，叫做「煎皮拆骨」，即「將皮剝脱，將骨頭打散」，意喻「辣手對待」也，若以此形容事件，則是「全盤散掉」，不能再完整的重組回來。

「煎」，只是「用火乾炒」解，肯定並非「『煎』起一層皮」的「煎」音正寫吧！其正字是「朘」。

「朘」，不是「木頭」的「木」字，它的第四筆，是有一剔的，讀音「煎」，本是「剝取大麻莖株的皮」，後引伸為「將兩旁的皮分離」，簡單而言，就是「去皮」，即「剝皮」也！

中國語文，像對聯般，常講求相稱工整的，「朘皮」與「拆骨」，一個「掰開」，一個「打散」，正好符合中文對偶的原則，同時，也引證「以火乾炒」的「『煎』皮」，是錯的！

摭 粵揸

中國文字分工精密，比想像的，還要細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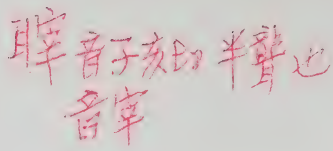
用手指取物，叫做「拈」；以兩三隻手指頭捏起少許東西，謂之「撮」；五隻手指拿取物件，就是「摭」。

「拈」，音「nim」，最著名的故事，是佛教禪宗的「拈花微笑」。相傳，釋迦牟尼在靈山法會上，拈花示眾，席間，只有迦葉破顏微笑，以示領悟。「拈」，是「兩手指輕持小物」，多用一隻手指，便是「撮」。

「撮」，現常讀為「猝」，例如「撮要」、「撮合」，原來廣府話裏，「撮」可唸作「執」，例如「一撮頭髮」，或「一撮米」。

「拈」與「撮」都是常用字，而那個「摭」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「摭」者，解作「五指俱往叉取」也！還不知何意？簡單點說，「摭」，即今日的「揸」字。嗱！各位中小學老師，請不要說「摭」(或「揸」)是廣東方言俗字呀！那是標準古漢字嚟㗎！「一摭米」比「一撮米」多好多的呀！常用語為：跌落地揦番一摭米 (沙)！



瞓 粵背

半夜，睡不着的時候，愛看五、六十年代拍成的《粵語長片》，並邊看邊做筆記，抄錄劇中人所講的舊式粵語，當中，不少已消失於無形，再沒有人使用的了！

這晚，老演員林坤山聽不清楚別人的說話，立刻道歉的說：「唔好意思呀！我耳背[1]，聽唔清楚你講乜……」

林坤山說的「耳背」，廣東話又叫做「撞聾」(這裏的「聾」，要唸作「拉攏」的「攏」音)。

「耳背」的「背」，正寫是「瞓」，讀「背書」的「背」，是「半聾」，「聽不清」的意思，《說文 • 耳部》：「瞓，益梁之州謂聾為瞓。秦晉聽而不聞、聞而不達謂之瞓。」

看舊粵語片，不特只尋回昔日的語言詞匯，還見番已經湮沒了的應有禮貌，林坤山因自己「撞聾」聽不清楚，會先向人家致歉，才繼續講話，當今？你講嘢呀？

註[1]：「耳背」的「背」，唸作「背書」的「背」，而非「背脊」的「背」。

睥 粵啤

有報章報道「黑社會殺人真實個案」，說一名十六歲無業青年與友聚集海旁，遭人瞪眼怒視起爭執，繼而打鬥，被斬身亡。該報記者在「瞪眼怒視」四字後面，用括弧寫着俗稱「怒啤」這兩個字。

「啤」，本無此字，只是用「卑」字音加「口」字部，合併成beer(啤酒)的音譯字。

上述記者所說的「怒啤」的「啤」，應是「睥」吧！

「睥」，唸作「啤梨」的「啤」音，本意是「斜着眼看人」之貌，與古字「睨」通，詞語有「睥睨」(「睨」，音「魏」，也作「斜視」解)，成語有「左睥右睨」。

「睥」，今天的理解，是「用帶有挑釁性的眼神，目不轉睛地仇視別人」，這樣的表情，怎不出事呢？

記者朋友不知正字點寫，只懂用同音字代替，又怎不出錯呢？凡與眼睛有關的，用「目」字部首的字，實無衰，這是「文字基本功」！記住啦！

齦宜 粵依

廣東歇後語有「煠熟狗頭——喺起棚牙」一詞，即「煮熟的狗，其面皮收縮，嘴角往後拉，露出整列牙齒」，跟人類笑時咧嘴露齒一樣，喻作「開心」。

笑貌的「喺起棚牙」四字，錯了兩個。

「喺」，是今人借字音自創字，用「依」字加個「口」代替，其正寫是「齦」，是「露齒」的意思，詞語有「齜齦」，（「齜」，讀「資」），是「開口見齒」之貌。

「棚」，現今多作「以竹枝或木條搭成的篷架」，舊時，是「樓閣」、「幫派」和「軍隊的編制單位」之意；但眾多解釋中，從沒有「完整一副牙齒」的含意，原來，「成棚牙」的「棚」字，正寫是「排列整齊」的「排」。「一排牙」唸成「一棚牙」，主要是「排」、「棚」之音轉而已。

「齦起排牙」，是「張口而一排之牙露見」也！

「煠熟狗頭」的歇後語，除「齦起排牙」外，也有人說為「噬起棚牙」。

熒 粵慶

香港流行語指「一個人十分氣憤」，便謂之「好慶」。大家也學過此「慶」字，是「祝賀」和「值得高興」之意，跟「不滿之情」大有差別，但坊間書寫，仍多用「慶」，或「高興」之「興」字代替。

十多年前，我在一份報章裏發表「氣憤」之「慶」音字正寫是「熒」，逐漸地，全港報章雜誌都放棄「慶」(或「興」) 而改用「熒」。

「熒」，音「慶」，《集韻》解為「火乾出也」。

何謂「火乾出」呢？即「用火熱將之弄乾」而已！最經典的用法 (或場面)，就是《粵語長片》內，有窮書生上京赴考途中，巧遇狂風暴雨，全身濕透，躲入破廟，脫衣用火焙乾，這「乾衣」動作就是「熒」。因在火堆上焙衫，要搖晃擺動的，後來引伸為「將衣服揚吓揚吓」，也叫做「熒」。

雖然，這個「熒」字，與「火熱」有關，但並非「慶炆炆」的正寫，其正字…… (下篇續)

煦 / 譽 粵興

十多年前，在字書上，發現一個「火熱」意的「熨」（音「興」），便以為是俗語「興烚烚」的「興」音字正寫，誰知，我是說錯了！

一個人很氣憤，火氣上升的「興」，正字應是「煦」。

「煦」，不少粵音字典注為「因」或「印」，何解我偏說此字讀「興」呢？原來，國音「煦」是唸「信」，而「信」的國音與國音的「興」又十分相近，所以「好煦」，便讀為「好興」。

「煦」，除了解作「炙熱」、「火氣」和「暴曬」外，還有一個解釋，就是「身體發熱腫痛」；由於凡是腫痛必發熱，所以引伸「體熱」為「煦」也。另外，真真正正的腫痛症的「煦」字，其實是「譽」，故此，廣東人稱「發燒」做「身譽」。

以前，解錯了字，累到坊間「熨」烚烚，希望今次不再失手，否則讀者們會「好煦」，而我則就「頭暈身譽」矣！

灺 粵屎

我一直追查「熸過火屎」的「火屎」，是何物！

「火屎」者，即「火燒後，餘下未熄滅的、未成灰燼的小火屑」，稱那些灰燼為「火屎」，可能「屎」是「糞便」那樣沒用的廢物，而「灰燼」也是再沒價值的東西，所以叫做「火屎」吧！

後來，又想，是否「火屎」的「屎」，由「小火屑」的「屑」字轉音而成的呢？反正，「屑」是「碎末」，如「木屑」、「米屑」，甚或「煤屑」，那火燒後，便是「火屑」吧！

今日翻揭《廣東方言》一書，赫見這個「灺」字，音「屎」，是「燈燭餘燼」的意思，才恍然大悟；可是，坊間大部份字典，將「灺」注音為「址」，與「屎」音相距十萬八千里，那又何解這粵音「址」的「灺」是讀「屎」呢？原來，「灺」國音「泄」，國語人讀「泄」，近音廣東話的「屎」！

字典不好好解釋轉音的來龍去脈，反變成扼殺了語文的研究，就真係「熸過火灺」矣！

𠯿 粵炮

廣東話指人「說謊」為「車大砲」。

究竟，「吹牛撒謊」又跟「大炮」有何相干呢？有說「大炮」開火時，發出隆隆巨響，喻說謊者胡說八道之勢。

查實，「車大炮」之「大炮」，並非戰場上的射發火彈之炮具，其正字是「𠯿」。

「𠯿」，音「炮」，是「張大、虛誇之詞」，《正字通》：「以大言冒人曰𠯿」，即「虛張聲勢，誇大騙人」也！「𠯿」，已經是「誇張失實」的了！「𠯿」字前還加個「大」字，那就是「更誇大」的意思也！

「大𠯿」，是「大大謊話」，那麼，「車」又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「車大𠯿」的「車」，正寫是「扯」。

「扯」，除了有我們常用的「拉扯」意之外，它還可解作「漫無邊際的談話」，例如「胡扯」、「閑扯」等。

「扯大𠯿」[1]，正正就是「無無聊聊的胡亂吹謅」，今日的新語是「老作」和「吹水」。

註[1]：另有人說「扯大𠯿」的「扯」，正字是「奢」，因「奢」字，有「誇大」之意，詞語「奢言」，便是極度「誇張之言」也。

少 粵撻

嗱！看到上邊標題大字，這個「少」字，不要誤會打錯字，或油墨印漏了一點。

「少」，與「趿」字同，讀「撻」(開車「撻火」的「撻」音)，《說文解字》注為「蹈」也，即「踩上」、「投入」和「踐踏」之意。

「少」字，怎用的呢？我們最常用的，是說「少對拖鞋落街」，喻方便隨意。

一直以來，我也以為「撻對拖鞋行街」的「撻」，只是個象聲字，取其穿拖鞋走路時，發出「撻撻聲」之故，誰料到，中國古漢字裏，對這個「踩踁」[①]之舉措，尤其是古時穿布鞋時，那踏低鞋尾的描述，早就設計了這個「正字」！

最後一提，查字典找這個「少」字，請不要查「亅」字部首，也不是「小」，更不在「少」字部裏，查難檢字表，也不可找三劃字彙的部份，它只在「止」字部出現，因「少」正正是「止」字的左右反轉字，不信，可看《康熙字典》。

註[①]：踩踁，即是穿鞋時，把鞋後幫踩在腳後跟下。

掟 粵近音「訂」

男女戀人分手，廣東俗語說是「掟煲」。

「掟」，是「投擲」的意思。「掟煲」，即「拋擲瓦煲」，寓意「散曬」，喻「兩人分手，復合無望」。

「掟煲」的「掟」，香港人讀「釘」的高去聲，近似「訂」金的「訂」音，解作「用手擲物」，但，很多字典卻沒收錄此字；古字書《玉篇》注為「揮張」也；《集韻》說是「張」也，看字面，沒有明確的「拋擲」意；此外，「掟」的國語讀音是「正」或「定」，這與粵音「掟煲」的「掟」，還有點距離。

反觀，原意是「投」和「拋」的「擲」字，正正是用「手」字部首，加「鄭」字組合而成。

「鄭」，讀「乾淨」的「淨」音，與粵音「掟」聲韻俱近，符合中國造字方法「六書」之「形聲字」條件，故我一直懷疑「擲」字，就是「掟」之正寫，可是，所有字書，皆注「擲」讀作「擇」。

願有識之士賜教！

擲為文集切音躑

欶 粵索

討女孩子便宜，今天叫做「抽水」，以前稱之為「揩油」，再古舊的講法，是「索油」。

「索」字，有很多很多解釋，但卻沒有一個含「佔人家便宜」意的，最為接近者，只是有「取用」意的「索取」。

廣東話「索油」的「索」音正字，是「欶」。

「欶」，音「朔」，「吸吮」也！氣吸入者，叫做「欶氣」。

「欶」，有人俗寫為「嗍」。古時，人受苦時，稱之為「欶氣」；現今，用力呼吸，尤其過於勞動，猛然喘氣，便是「欶氣」，再引伸為處事壓力難受，好不辛苦，亦可叫「欶氣」。

「欶油」，是將油水吸取過來，喻「搵到着數」；「揩油」，只是「輕接觸油水」，不及「欶」之力度。

「抽水」，原是「賭場」規矩，從贏家那方「抽取少許佣金」，後流傳坊間，變為「討便宜」的代名詞。

痕 / 葸 粵淵

香港位於中國南方臨海，春天時，會霧厚潮濕，廣東話稱之為「翻潮」或「回南」。

回南天，很多有患風濕病的老人家，定必腰痠背痛，四肢乏力，那種筋骨陣痛之情，叫做「痕」。

「痕」，唸作「淵」，《玉篇•疒部》：「痕，骨節疼」，即「骨節痠痛」也！同時，也可解作「疲勞」和「憂鬱」的意思。

另一個指食物發出一股異味的「淵」音字，是「葸」。

「葸」[1]，是「枯萎」、「敗」也。肉腐壞後，所發出的氣味，便是「葸臭」，又叫「葸崩爛臭」；謔笑情侶癡情纏綿，難捨難離之狀，我們會叫此為「葸氣鬼」，因「葸氣」，是指「葸臭附體」氣，難除也！

情癡的「葸氣」，與風濕的「痕痛」一樣，同是令人見到就「眼冤」。

「眼冤」的「冤」字正寫是……(請看下頁)

註[1]：「葸」，也作「萬」解，可參看第8頁。

智 粵冤

前一頁，說今篇會講「眼冤」的「冤」字正寫，在還未開壇前，請先重溫幾個「冤」音的字：

「薟」，是「食物經久而變味」，腐臭之氣味也，「薟豬頭」便是典型例子。

「葾」，可與「薟」通，本是「枯萎」意，而引伸為「敗臭」解，有「葾崩爛臭」一詞。

「痌」，骨節痠痛。

「冤」，是「枉曲或怨恨、仇恨」之「冤枉」和「冤仇」。

回顧幾個「冤」音字，是因為香港人愛用同音字，不管甚麼情況下，皆只用「冤」，例如「痌痛」寫成「冤痛」、「葾氣」變為「冤氣」。

看到不想見的東西，便寫作「眼冤」，誰不知，其正字是「眼智」。

「智」，音「冤」，「眼枯不明」也，即「眼水不足時，甚不舒服」，引伸看到不滿之事，心裏不快，是為「眼智」也！

揹 粵戧

現今，婚禮儀式中，「伴郎」有個別號，叫做「戧穿石」。

何解陪伴新郎的人，會被稱為「戧穿石」呢？那「戧穿石」又是甚麼東西呢？

話你知，「戧穿石」的原名，是「戧豬石」。古時，農夫擔抬豬隻出墟販賣時，先要綁一石頭在扁擔另一端，以作平衡，便於擔抬，後引伸為旁伴「豬仔」之人，也叫做「戧豬石」！

「戧」，音「鄧」，本作「等」，是一種小型的秤，用來稱金、銀、藥品等份量小的東西，這把小秤子的「戧」，並非上述作平衡用途的「鄧」音正字，其正寫，應是「揹」。

「揹」，是「背負」和「擔抬」之意，《方言》注為：「今江東呼儋兩頭有物為揹」（「儋」，即「擔」；「揹」，是「揹囊」，即「盛滿重物的箱籠」）。

吖！文首所說的「戧穿石」，原名應是「揹豬石」。

誁 粵鄧

前文，說婚禮中，陪伴新郎哥的男儐相，那個「伴郎」，原名「捲豬石」，現改稱為「戧穿石」。

伴郎的職責，除「傍住」新郎哥招呼賓客，打點一切，減輕主家人的雜務負擔外，還須有「戧人高興」的能耐。

在旁助人歡樂的「戧人開心」的「戧」字正寫，並非「戧」，也不是「捲」，而是「誁」。

「誁」，粵音「鄧」，是「助言」和「幫腔」的意思，再引伸為「代入人家情緒起伏」之狀態，因為「誁人開心」外，也有「誁人唔抵」的！

搓麻將竹戰，三缺一時，隨便找來一人臨時應戰之行為，稱做「鄧腳」(或「鄧場」)，這時候，應要寫為「捲腳」？「戧腳」？或是「誁腳」呢？

你話吖！

扽 粵橙 / 蕩 / 燈

有讀者來信問，乘車時，因路面凹凸不平，令車輛上下顛簸的「橙」音字，有無得寫？

我一直強調，廣東話裏，凡說得出的，九成八都可以有字寫出來的。

坐車「橙」到飛起的「橙」音，正字是「扽」。

「扽」，有多個注音，不同讀音，就有不同的意思；讀「橙」時，除了是「忽高忽低」的「顛簸搖動」外，也可解作「將物件上下幌動，令藏在罅隙間的小物跌出來」，例如：「將個櫃桶啲灰塵扽曬出嚟」、「扽吓對鞋、扽走粒沙」。

除了「橙」音，「扽」又可讀作「蕩」，與「撞」字通，是「將物件存放擺置」也，例如「扽好條金鏈」、「撞低本書」。

「扽」，亦可讀「燈」音，解作「振動物件，使其伸直或平整」，如：「將條繩扽直」、「扽平件衫」。「挺直腰板」者，就是「扽直條腰」。

塈 粵抆

牆壁有裂縫，泥水匠用沙泥塗入罅隙內修補，這等行為動作，廣東話叫做「塈」。

「塈」，粵音為「發瘟癐」的「瘟」音，是「用泥塗抹牆」之意。

另一個「瘟」音字的「抆」，其解釋與「塈」相似，也有「擦拭」之意；可是，「塈」與「抆」兩個「揩擦」動作和作用，卻大相逕庭，剛剛相反。

「塈」，是將東西「塗入」，如「塈灰泥」(或「塈牆」)；「抆」，則是將東西「抹走」，例如「抆眼淚」，而最常用的是「抆屎」(擦屁股)。

廣東話保存着中國漢語最傳統的文化，說「雅」時，也可以「俗」，無分高低。

最後要提的，是「塈」，用「土」字部首，即說明與「泥土」有關；而「抆」，除了是「手」的動作外，它還指明是「以紙去垢」，所以「抆屎」一詞，不能說是粗鄙，應實說為中文詞彙的分工精細。

餿 粵哨 / 叔

(搜水)
錯與搜通

香港的報章，經常將「冷飯菜汁」的「餿水」，寫為「溲水」或「潲水」。

「溲」，原音「收」，可讀「哨」，是「小便」的「溲溺」。

「潲」，音「哨」，「潲水」是「淘米水」，即「洗米水」，而非「冷飯菜汁」的「餿水」。

「餿」，有兩個粵音，一是「哨」，二是「叔」。

「餿」，是指「食物變壞發出之酸臭味」，食剩而棄掉的飯頭餸尾，俗稱「餿水」(音「哨」)。中國農民常將那些餿飯殘羹供豬隻食用，遂叫做「豬餿」。

食物因受潮熱引起質變而發臭，是為「酸餿」(音「叔」)；飯餸壞了而變味，必有酸味，故合稱做「酸餿」。

「酸餿味」，除指「食物壞變之異味」外，一個人無沖涼幾日，而發出的體臭，也是叫做「酸酸餿餿」。

憷 粵敦

有讀者電郵來問，一個小人得志之「『敦』起個款」的「敦」音字，點寫？

「憷」，音「敦」，是「怨恨」、「憎惡」之意。

「憷起個款」的「款」字，本來有很多解釋，但在此詞中，作「款式」、「樣貌」解。

「憷起個款」，是指一個人「擺款」(「擺架子」)，或「裝模作樣」之餘，還多是「面帶怒容」，而那惡形惡相的表情，又多是假裝出來的！

「憷」，本是個名詞，「仇恨」和「怨氣」也，但套在「憷起個款」一詞裏，卻轉化為「動詞」，解為「裝腔作勢」之貌，這種由「名詞」變作「動詞」的語文例子，全世界都有，中文字裏，最典型的，莫過於「車」字。

「車」，本是「車輛」(名詞)，當用作動詞時，就變成「運載」意，例如：「揸架車，『車』啲貨去機場」。

「憷起個款」是舊式廣東話，現今，只會說那人「扮嚦嘢」，或「好囂屎」。

膘 粵標

小時候，常聽到一句罵人愚笨的詈語，是為「正一豬標」。

究竟，「豬標」是何物呢？一直在追查！

坊間，對「豬標」一詞，甚為忌諱，並視作粗言穢語；雖然，大家皆不知「豬標」是甚麼東西，但普遍的意識上，卻認定它是豬的性器官。

最近，我到雲南麗江走了一趟，看到一本當地少數民族「納西族」的風物志，內有講及「豬標」，其正字是「豬膘」。

「豬膘」，是納西族特有的醃臘製品，豬隻宰殺後，將內臟挖出，再剔除骨頭，餘剩肥肉和完整豬型的皮囊，涼乾水份，撒上鹽、酒和配料，用麻線縫好，放在陰涼處風乾，作為臘肉食用。

「膘」，讀「標」，本是「肥肉」解。

因「豬膘」，是「整隻豬」的形狀，故罵人「豬膘」，即「豬」也！而非不文的粗鄙語。

圖為納西族少女手持的「豬膘」。

註：本文在報章刊登後，有讀者來信，說出另一版本：朱元璋立十八子朱標為太子，但朱標為人懦弱，且體弱多病，早逝，帝位再傳給朱元璋孫惠帝，後來，笑人為「朱標」，有可能是笑人「無能」。

齟/齟/徂 粵咗

有一個助語詞，是我們經常用的，但卻不知它的原意，更不知其正寫原貌，這個字，現今，寫作「咗」。

「咗」，是近代廣東人的注音自創字，用在動詞後面，表示「動作已經完成」之意，相當於白話文的「了」字，例如：「唔見咗」，即是「不見了」，又或「走咗」，即「走了」。

「咗」字的正寫，有說是「齟」，《廣韻》解為「往」也，是「已經成為過去」之意。

《漢語大字典》說「齟」是「齟」的訛字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齟，且往也」，那即是說，「齟」也是個異體字，「齟」才是正寫。

另有「徂」字，也是讀「咗」音，及解作「往」也，並有「已過去」的意思。

雖然，我並不喜歡中國大陸的簡體字，但，有時，面對太過繁複的字，還是簡單的好！如何取捨？就要用經濟學的「供求定律」，交由市場決定了！

嫽 / 嬈 粵近音「廖」

有讀者來信問，其母親常說：「去邊度『廖』呀？」的那個「廖」音字的正寫，是怎麼樣？

中國方言研究，主要分七大方言區，粵方言是其中一個。粵方言是以廣東話為代表，而廣東話，除了廣州白話（即「廣府話」）外，還有省城（廣州市）周邊的小鄉鎮的土話，例如：五邑話和東莞話，都歸屬為粵方言的。

上述讀者問的近音「廖」字，是「玩耍」的意思，這肯定是粵方言，但省城的人並不常用，那應是附近小鄉鎮的土話，據筆者所知，起碼東莞及五邑都有此「廖」音去玩的說法，至於其他，還待查究。

「去玩」的「廖」音正字，有多個說法：

《東莞縣志》：「遊戲曰瞭，瞭當作婩，土音轉為瞭」。查實，「婩」與「淫」通，是「放肆淫蕩」之意，並說，「遊戲」為「婩惕」。

「惕」，音「蕩」時，是「放蕩」、「恣縱」之意；讀「羊」音時，解作「遊」也，即「遊戲玩樂」的意思。

東莞話稱「到外邊遊玩」為「蕩」(即「愓」)，例如：「出街蕩」，便是「外出去玩」也。

「婬」，讀「淫」，又何以會轉為近音「瞭」的呢？原來，古字書《廣雅》有言：「嫽，婬也」，那是說，可能《東莞縣志》引用的，是「嫽」。

「嫽」，國音「搖」，是「美好」或「嬉戲」的意思。

漢代揚雄所著的《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(後簡稱《方言》)：「嫽，遊也。江沅之間謂戲為嫽。」清人王念孫在《廣雅疏證》注：「遙與嫽通……戲與婬亦同義。」

這樣，「嫽」字，便是「去『廖』」的正字？

我曾在《AM730報》寫「去廖」的「廖」，是個古漢字的「趭」，引《玉篇》解釋：「趭，走也。弋照切」。並提到，廣東話指「無事閒行」，謂之「趭」，常言「出去趭」，後引伸為「出去玩」，就是意取「閒來無事，踏出屋外耍玩去也」！見報日，即收到一位讀者馬顯華君的斧正，說「走貌」而讀近「廖」音的字，應是「趮」或「趫」。

「趮」，《玉篇》注音「落迢」切，是「腳長行走」之貌。

「趭」，音「弋笑」切，「走也」。

馬君說：「趭」與「趮」兩字，皆有「出去玩」之意，客家及新會均近音「廖」，而台山音「撈」(「勒爻」切)，得閒來「撈」。

此外，另有一讀者MOXIE來信說，「玩耍」的「廖」音字，應是「嫽」。

「嫽」，是「戲弄」和「逗趣」的意思。《廣韻》音「落蕭」切，相嫽戲也；《集韻》注「憐蕭」切，相戲也。

多謝兩位朋友的賜教，同時，在詹憲慈的《廣州語本字》裏，看到「嫽嬈」一詞，讀作「聊丟」，是「好戲弄而不安靜」之意，是否與「耍玩」的「去廖」有關呢？請大家繼續來言賜教！謝謝！

齃 粵哥

我上一本講「正字」的書，《正字正確》裏，曾講過「膝蓋骨」的「膝頭『哥』」那個「哥」字正寫是「骻」，咁！我們「鼻哥」的「哥」字，又怎樣呢？

「骻」，雖然是讀「哥」音，但絕非「鼻哥」的「哥」，它特定指明是「膝上骨」，而不是「鼻上骨」。

「鼻哥」的「哥」字正寫是「齃」，《廣韻》注音為「烏葛」切，《説文解字》：「鼻莖也」，即「鼻樑」解。《玉篇》：「齃，與頦同」。

「頦」，粵音「壓」，與「哥」音差天共地，但「頦」的國音「餓」(或「惡」)，就有點「哥」音了！

我每日，寫一個「正」字，而且，是早已「失傳」的「怪字」，有朋友問，當坊間再不用這些「死字」時，我還何須「撥亂反正」，令人看得更不能明呢？

國文堂上，學習文言文，並非要我們出口成詩，之乎者也，只是，讓人認識文化本質，打好追求學問的基礎；而我，則只想充當一個資料紀錄員，為後來者做點前期功夫而已！

搓 粵初

兩手掌互相切摩擦弄，國文寫作「揉搓」或「搓挪」。

「搓」，國、粵音皆注為「初」。「搓」這動作，是兩手掌攤平，反覆來回的摩擦；此外，「搓」另解作「把東西放在手心運轉」、「以手搓之使圓」，例如：「搓湯丸」。

四、五十年代的香港，煙仔還是貴價貨的時候，人們抽煙，多靠自己用煙紙捲煙絲，成圓筒條狀後，放入掌中揉擦，這就是「搓」。

廣東熟語，有一句「搓圓撳扁」，是形容一個人的性情溫淳，易話為，順得人，可圓可扁的遷就別人。

「撳」，近音「禁」，今人多俗寫為「揿」，查實，字書沒有「揿」這個字。

「搓」，不一定是手與手的摩擦，洗衫的「搓」(搓衣服)，便是布料擦布料。

任人「搓弄」，即被人折磨和擺佈也！

尿 粵七

當有小偷入屋盜竊，我們常說為「某屋被『墨七』光顧」，久而久之，「墨七」便成了「鼠摸狗偷」的代名詞。

究竟，「墨七」是甚麼呢？為何「盜匪」會叫做「墨七」的呢？

大眾的感覺，是賊仔做案時，一係鬼鬼祟祟，二係不見得光，所以，用黑色的「墨」字來形容吧！但，那個「七」字，又是何物呢？

「墨七」的「七」音字，正寫是「尿」，原指「器物之柄」，當與「墨」字連用時(即「墨尿」)，便是「狡詐」、「無賴」之意。

單一個「尿」字，是「獪」也，即「奸猾」、「不老實」解。

二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，列禦寇(列子)曾撰書(後名《列子》)有記載「墨尿」是一名無賴小人，狡猾之徒也，那就說明，「墨尿」，原是一個人的姓名。

最後，要提的是，查字典，找這個「尿」，不在「尸」字部，它屬「木」，請留心。

黹 粵止

香港電視劇的對白字幕，常用錯字，遭人詬話甚久，但一直無法根治，這現象反映，不是粗心之失，而是當今一代的文化質素下滑。

早前，看清裝電視劇《滙通天下》，聽到演員說：「她的針『子』功夫很了得」，字幕打出為「針黹」，眼前一亮，因為，正字正確。

「黹」，讀音「止」，是「用針線繡成的花紋」，又可作「縫紉」和「刺繡」解，後引伸為「婦女縫衫」謂之「針黹」，再轉意成「縫紉的手藝」，由動詞變做名詞，這是一個語文轉型的最佳例子。

「黹」，是一個部首字，查字典，是十二劃，凡與「黹」有關的字，全是「縫紉」或「花紋」有關。

最後要說的，現今，我們寫的「針」字，本字原是「鍼」。

韽 粵音

我籍貫東莞，自小能講東莞話。

家母形容「聲音細小」為「好『欽』」(「欽」音，是借用廣東話之聲)，為追查「好『欽』」的原字，曾花了不少時間。

廣東話裏，有「陰聲細氣」一言，坊間對此的解釋，是「說話聲量微細」，那麼，「陰聲」的「陰」，好可能，就是上述東莞話的「欽」音正字？

查《辭源》，「陰聲」，只是「異分樂律中的聲音之清濁」，卻非音量之大小；此外，東莞話的「欽」，是泛指任何聲音之微小，而「陰聲細氣」者，則乾指「說話」之細聲。

不管是東莞話或廣府話之「『陰』聲」，其正字，應是「韽」，又可寫作「諳」。

「韽」，讀若「音」，本是「鐘聲微小不清脆」解，後引伸為「泛指聲音微小」。

現今香港有一流行語「陰啲陰啲」，除了是「說話聲音微小」外，主要指做事緩慢、詭秘，現轉意為「一對男女有秘密私情」也。

掐 粵呷

現今香港，中秋未到，坊間已見來年的運程天書發售，不管那些預測是否準確，但總有一批擁躉讀者，年年買來預先窺看自己未來的運勢。

運程測算，是術士利用中國哲學的陰陽原理，糅合「五行」(即「水火木金土」) 相生相剋的說法，以一套認為是「超科學」的解構程式，去猜度吉凶。

行走江湖的術士，替人占卜問卦時，常十分純熟地，掐着五指盤算，用大拇指遊走輕點其餘四指，此舉動作，我們稱之為「合指一算」。

「合指一算」的「合」，不是「將五隻手指靠攏合起來」的意思，這「合」字，只是一個注音字，正寫是上一段中間那「掐着五指盤算」的「掐」字。

「掐」，原音「呷」(即「呷醋」的「呷」)，有多義，其中一個解釋是「用拇指點別指，作計算或思考」。

毋須「掐指一算」，我們已知，那批出書的預言大師，年年賺個盆滿缽滿，發過豬頭！

駅 粵E-KI

突然有幾日，收到大量「讀者」來信，「查問」這個「駅」字；更甚者，會有「讀者」一邊「問」，並一邊「提供」答案。不知道，他們怕我不懂解答呢？或不即時回應見報。查實，這只是樓盤公關伎倆，行銷小詭計，用心良苦，不屑追究。

如今，在此講「駅」字，是因為那些有「駅」字命名的樓盤買賣，已是水尾，本文再無「宣傳」價值。

「駅」字，並非「漢」字，更不是中文「驛」字的簡體（「驛」字的簡寫是「驿」）。「駅」是個日本字，作「站頭」解。很多人以為「駅」是所有車輛的「驛站」，其實它只是「火車站」和「電車站」，並不包括「的士站」或「巴士站」。

「駅」的日語讀音為「えき」(英文注音是E-KI)，香港地產商硬錯讀為「站」，若不是無知無見識，就是不尊重文化的行為，不值得鼓勵和依從。

中文的「驛」(應說是「驛站」)，音「亦」，是古代供給傳遞公文的人暫住和換馬的地方，並不是讓人安居樂業長居之所也！

鬙 粵神

有讀者來信，問「毛神神」的「神神」是甚麼東西？又問有無正字？

從字面上看到，「神神」兩字似是一個疊字詞，用來形容前一個「毛」字的，這樣的形容詞組合，在中文語法裏是十分常見，例如「聲大大」、「眼濕濕」等，但偏偏，今趟「毛神神」的原詞，卻非疊字詞。

書面語「毛茸茸」的「毛神神」，在廣東話裏，是指「毛髮濃密而雜亂」的意思，那麼，正寫的「神神」又怎樣的呢？

在「髟」字部首內，有「鬙」這個字，原讀「僧」的下去聲，近音「神」，是「頭髮亂」的意思，但所有字書詞典皆沒有「鬙鬙」一語，並指明要與「鬅」字合用，是為「鬅鬙」，解作「頭髮長而亂，鬆散而不整齊」也。

「鬅」，讀音「朋」，與「鬙」結合，好應唸作「朋神」吧！不過，「朋神」發音蹩扭，最終，我們還是貪口爽的，只叫「毛鬙鬙」便算了！

磕 粵dap

小孩子有個猜拳遊戲，書面語為：「剪刀，石頭，布」，廣東話是為「包、剪、dap」也。

奇奇怪怪的，這個「握緊拳頭擊下」的「dap」音字，是我們廣東人的常用字，至今，似乎仍未有個公認的正寫。

一直以來，大家都視「磕」為「dap」的正字，但老字書的解釋，是「用腳踏碓[1]舂米」，總找不到「捶打拳擊」之意。

由於「dap」是手的動作，故有人寫作為「揸」，但，這個與「磕」同音（讀作「沓」）的「揸」字，自己卻另有注釋，是「用皮革製成，箍在指上以防針刺的指套」而已！又是沒有「由上擊下」的「打」意。

近年，有人借「頭耷耷」的「耷」音，打「手」字部，自創了一個「揸」字，它的形音義俱備，可惜，並非原字。那麼，「捶打」的「dap」音字正寫，應怎樣呢？還是信舊書，用「磕」較妥當。

註[1]：「碓」，音「對」，是舂米的工具，或「再舂糙米，使之精良」。

抹 粵搣

中國茶葉，依據製造方法，和茶多酚氧化程度之不同，略分為紅茶、綠茶、白茶、黃茶、青茶和黑茶等六類。

青茶，即烏龍茶，屬半發酵茶。烏龍茶中，又以鐵觀音最為聞名。茶商為了宣傳極品鐵觀音，而發明了一個「馬騮搣」的名稱。

「馬騮搣」，不是一種茶葉，而是形容一種青茶茶葉，生長在高山峭壁沿邊之險地，人們無法採摘，要靠猴子(即「馬騮」)取集，故以名之，意喻罕有而珍貴。

「搣」，音「滅」，是「揪」或「撥」的意思。

「揪」，作「抓」或「扯」解；「撥」，有「分開」和「斷絕」之意。「揪」與「撥」雖含「抓扯」和「撥取」之情，但卻非廣東話那「用手撕扯」的「搣」字之正寫。

「抹」，音「滅」的上入聲，解作「摘」，即「採摘」也，這才是「猴子採摘茶葉」的「馬騮搣」之正字。

壅 粵OWN

「Go to hell !」中文譯為「去你的！」，書面語是「你去死吧！」

全世界的惡毒咒罵語，最終，總是「叫人去死」的！廣東話不例外，詛咒詈言中，有一句「你去own泥啦！」

「own泥」的意思，是「讓泥巴覆蓋着」，喻一個人死去，這是源於全球各地風俗的葬禮，多以土葬形式埋於地下，再翻土蓋之。

「own泥」的「own」音字，正寫是「壅」，讀「於容」切，有多個注釋：「阻隔」、「堵塞」、「障蔽」、「遮蓋」、「堆積」和「凝聚」，將以上解釋全組合起來，就會很精確地顯示那個「壅」意了！

「壅」，還有一個特別的注解：「把泥土或肥料培在植物的根部」，即「將泥土培到最深的底部」也。「培」是何解呢？我們知道的「培育扶助」外，它更有在「植物、牆堤等根基部份加泥土」和「封存」的意思。

竻 粵勒

台灣倒扁的紅衣軍遊行操向總統官邸，軍警架起圍欄鐵網防禦，牆頂繞着有刺的鐵線圈，以作萬全。

那些鐵線圈上的尖銳刺釘，我們稱之為「筋」。

「筋」，只是個俗寫，正字是「竻」，讀音「勒」，原是「竹上的刺」，後引伸為「植物莖部凸出的尖刺」(即「莖刺」)，現已衍化成「刺」的代名詞。

國語人不會叫「刺」做「竻」的，據《漢語大字典》注釋，「竻」解作「刺」，是粵方言，只有兩廣一帶的南方人謂「刺」為「竻」。

廣東話「有竻玫瑰」，是指雖然玫瑰花美艷奪目，但其莖上長着鋒利的尖竻，刺人於無形，喻事之外表，跟內裏不一也。

台灣的紅衣軍，如玫瑰花般鮮麗，其殺傷力，可以是翻天覆地，刺破中國貪腐文化的尖兵。

蓾 粵鏹

六十年代，常聽到一句廣東熟語「有根有蓾」(「蓾」，唸「鏹水」的「鏹」音)，那，何謂「有根有蓾」呢？

.「有根有蓾」，是「有根有據」的意思。奇怪的是，中文詞匯裏，有「根據」、「根柢」、「根基」或「根本」，卻無「根蓾」，那，「蓾」又是何物呢？

大部份詞書字典，皆將「蓾」注為「草名」，「蓾菜」，就是「百合」，甚少講清楚「蓾」是甚麼東西。

一千五百多年前，南朝梁國的《玉篇》注：「蓾，草也，儉年根可食。」即是，在失收時期，「蓾」這草根類物體，會讓人掘食。直至明朝的《字彙》：「儉年人食蓾」，才明確地說「蓾」是「樹根草根」。

當「蓾」與「根」同義時，而「根」是「本源」和「依據」之意，那「蓾」便作「根據」解矣。

香港監獄術語中，稱「香煙」為「蓾」，源自「一支煙」，是為「一根煙」，再文藝腔地「一根蓾」也。

盪 粵朗

當一個人說話玲瓏、口甜舌滑，諛得別人十分開心者，廣東話會說此人「把口『朗』過油」(「朗」，讀作「開朗」的「朗」(上去聲) 音)。

粵方言「朗」(上去聲) 音之意，是指一些液體，在一個容器內順方向流轉，最佳的例子，是酒客捧杯搖晃，令酒水在杯中旋動，這舉措就是「啷吓啷吓」！

上述「朗」音的正字是「盪」，吓！有無搞錯呀？自幼，老師便教「盪」字讀音「蕩」，是「搖動」、「擺動」解，例如「盪漾」和「盪鞦韆」，全對，不過這是文讀。

「盪」字，從「皿」，本屬「器具」，原是「洗滌之器皿」，另作動詞時，清朝段玉裁之《說文解字注》：凡「貯水於器中，搖蕩之去滓……皆曰盪」，即是說「盪」，是「洗滌」的意思，但因清洗時，水在器中搖蕩，那就是「盪吓盪吓」矣！「盪」，唸作「朗」，是白讀。

「盪吓盪吓」者，現今，不一定只屬液體的專利動作，凡物件在鬆動的空間搖晃，也叫做「盪」了！

係 粵系

教育，應是開啟學童腦袋的鑰匙，但香港的教育制度，卻是窒礙老師授課的屏障。

不知是誰下令，凡一切常聽到的口語詞，一律批作「俗語」，不能入文。

「係」字，在廣東話內，是「是」的意思，若有學生在作文簿裏寫「我『係』學生」，定被老師改為「我『是』學生」，扣分兼評為粗俗；不過，老師向別人自我介紹時，會說「我『係』教書嘅！」

「係」，絕對不是粗俗語，更不是廣東方言，甲骨文裏早有此字，是「綑綁」、「繼續」和「連結」的意思，通「系」或「繫」；另外，「係」，還有「是」之意，先秦至明清時期，一直未停用過，不少詩詞文學作品皆見「係」字，而且，「係」可讀作「是」音。到「五四」白話文運動後，全國興「是」廢「係」，惟獨在廣東話裏，仍保存此古字。

白話文主張「我手寫我口」，「係」字被香港老師視為俗字，確係一大諷刺、敗筆。

𤆬 粵披

看畢本文，你們便會理解到，為何我每日在報章專欄裏大呼小喊，為那些優雅的古漢字被誤說為方言俗字而叫屈。

現今，凡物件有少許破損，尤其是衣服，我們皆稱之為「披」，沿邊的地方，就是「披口」。

不少文字媒體，連學校教科書，都一直用「披」這個字作「破損」解；字典裏，「披」注釋為：「張開」或「裂開」之意。衣物撕斷分離，還不是「披」？誰不知，與「披」字同音的「𤆬」，才是「破損披口」的正寫，可通作「𣪊」，《方言》：「南楚之間，器破而未離謂之『𣪊』或從『皮』」。即是說，器物出現裂紋而未斷開者，就叫「𣪊」或「𤆬」。

當香港人約定俗成用「披」代「𤆬」時，北京話說「散口」為「批兜」。「批」，國語發音像英文的「P」，好端端一個傳統標準的「𤆬」正字不用，卻分成南方用「披」，北方用「批」，這還算是統一嗎？

唵 粵「烏感」切

我們餵小孩進食時，會口說「食檬檬」(或「食蚊蚊」)，究竟，那個近音「檬檬」或「蚊蚊」的，是甚麼東西，其正字又怎麼樣的呢？

廣東人誘小兒進食，為之「食唵唵」。

「唵」，「烏感」切，本讀若「菴」，解釋有二：「含」和「用手進食」的意思；今人誤以為「食唵唵」之「唵唵」是象聲詞，只講而不追究原委，令「唵」字淡出民間生活用字範圍；不過，「唵」字卻十分活躍於佛教書籍裏。

佛教傳自印度，經文以梵文書寫，不少咒言要靠音譯記錄，「唵」字便成了梵咒的常用字，其中，「觀音心咒」之《六字大明咒》的六音，寫為：「唵嘛呢叭彌吽」。

小兒進食的「唵」，並非廣東話專利，同是南方人的福建人，稱「食米水」(即「粥」或「稀飯」)為「食唵」。

X 此字入辵部十一畫
該字無作者所標之音
部首亦錯
遳

遳 粵岳(上去聲)

近年，香港有一流行諺語「十八歲，卜卜脆」，用來形容年輕貌美、青春可人的美少女；此詞看似讚頌詞，實則，是帶有淫誨意味，指少艾初熟，令人遐想非非。

若不進出草根市井地，很難明白及解釋到，為何「十八歲」，會「卜卜脆」！

言歸正傳，原本真正的「卜卜脆」，是甚麼意思呢？廣東舊語裏，沒有「卜卜脆」，只有「遳遳脆」。

「遳」，讀「岳」的上去聲，近「喔」音，是「脆弱」的意思。舊時，廣東話裏，有「花生脆」一詞，至今，我仍未搞清楚，那是指所吃的花生「脆」吖！定係花生殼破開時的爆裂聲！都話過，研究方言，非要在當地生活至少十年八載，方有所得。

最後要提的是，「十八歲，卜卜脆」，不能隨便亂說。

跳 粵條

有說「語言」和「文字」是人類思想溝通的工具，只要大家互相明白便可，對嗎？世上，任何有生命的物體，都有一套傳播訊息的密碼，只有人類能夠同時擁有以「書寫」和「聲音」兩種方法傳情達意，這就是人類與其他生物之別，也是文明起源和延續之力量。

本文的「跳」字，未開始解說前，請各位看看「眼眉跳」一詞，有何不妥！

「眼眉跳」，是指「眼皮跳動」，對嗎？那麼，正式寫法，應是「眼皮跳」吧！

「眼皮跳」的「跳」字，不能算錯，因它有「上下起伏」和「高低閃動」的意思，但其正字應是「跳」。

「跳」，讀音「條」，字典注解「跳，是『跳』的俗字」，其實，「跳」，是「急促的抽搐抖動」，跟「跳」是有區別的，只不過，現今約定俗成，大家只知有「跳」而不懂「跳」而已！當然，更不認清楚，是「眼眉跳」呢？還是「眼皮跳」！

不好好善用上天賜予的人類獨有資產：「文字」和「聲音」，那我們與其他動物，有何差異呢？

拚 粵判(高去聲)

廣東屬南蠻地帶，群族好勇鬥狠，語言也充滿暴力色彩，三句唔埋，兩句就話「同你死過」；「努力勤奮」的態度，卻說成為「搏命」；「搏命」也不特止，還有「搏老命」。

小時候作文，將廣東口語的「搏命」，寫為白話文之「拼命」，一直無問題，誰知，近年，不少報章把「拼命」改為「拚命」。那麼，我們應用「拼命」，或是「拚命」才對呢？而「拼命」與「拚命」，又有何分別呢？

「拼」，本來寫法是「拼」，音「騁」，有「不顧一切地幹」之意，如「拼命」、「拼死」。

「拚」，是「捨棄」和「用手拍擊」解，意謂「可以捨棄生命，不惜代價地爭鬥」也，後寫作「拼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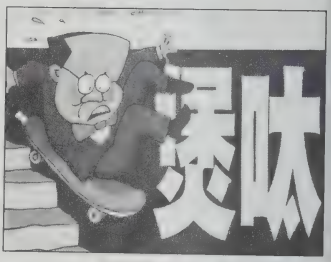
現今人用「拚」代「拼」，是文字復古！

還有一點要說的，「拚」字，原讀近「判」音[1]，廣東人的「拚死無大礙」，現已變成「本死無大害」。

註[1]：讀音猶如「股市開盤」的「盤」。

吋 粵die

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以英人裝束，結蝴蝶領帶為終生光榮標誌，並稱自己為「煲吋曾」。



小學生也應知道「煲吋」一詞，是源自英文「Bow-tie」的音譯字吧！

香港報章愛用名人的花名、綽號入文，以示緊貼潮流，及如實報道。

報章寫特首為「煲吋曾」，不知特首先生有無發現不妥之處呢？

祖國中文字海裏，沒有「煲」這個字，只有「烑」，音「否」。「煲」是廣東人自創的方言字，我在舊作《正字正確》一書裏談過，現不贅述。

「吋」字，不要以為這是香港人自製的字，它本來就有㗎！不過，它的正音卻非唸「tie」，而是像英文的「die」，解作「促使對方注意的吆喝聲」，即「大叫」也！曾先生最想人留意他的呼喝聲乎？

「Bow-tie」的書寫語，其實是「布領帶」、所以、我建議大家稱曾特首為「布帶曾」，才算精確。

鉇如林切音壬 濡也 廣雅釋詁鉇弱也即濡義
指東西因浸了水而變軟叫「鉇」。
腍音鉇思基切熟也肉類因熟而變軟(軟熟)

腍 / 鉇 粵淋

作家李碧華小姐在《蘋果日報》寫了一篇雜文，講述她在街上看到一兇巴巴的肥師奶，大罵爛賭老公：「咁多人死唔見你死，賭埋條命啦！趁地淋啦！」文中，李碧華說記不起那咒罵語「趁地淋」的「淋」字正寫，是怎麼樣？

「趁地『淋』」的「淋」音正字，有多個寫法，其中，有人認為是「腍」，它近音「任」，是「食物煮得十分爛熟」解，因極熟而令食物變輭，引伸為「輭腍腍」也！

另有說「輭弱」、「鬆輭」的「淋」音正字是「鉇」，它除了是「鋒刃」之外，也可解作「弱」，並與「濡」近義。

「濡」，除了讀「如」音的「濕潤」意，還可讀作「輭」，是「輭弱」的意思。

廣東舊語有「鉇濕」一詞，謂「物件因受濕而輭者」，謂之「鉇」；此外，說人「柔弱而無惡意」，便是「鉇善」。

其他，那些「淰」、「飪」或「煁」，皆不是「鬆輭」的「淋」音正字。

斨 粵唱

有讀者來言問：去銀行兌換錢幣的口語「唱錢」的「唱」字，是否存在？此問題，讓人想起老掉大牙的舊笑話，就是香港人北上問內地同胞「有無散紙唱」，會令對方尷尬，誤以為港人問佢「有無生痔瘡」，嘿！一點也不好笑！

究竟，兌換零錢，何解要「唱」的呢？

「唱錢」的「唱」，正字是「斨」。所有字書，解釋「斨」為「方鑿斧也」。

何謂「方鑿斧」？「鑿」[1]者，是斧子(即「斧頭」)上安插根柄的那個孔洞。古時，橢圓形鑿孔的斧頭，叫做「斧」；方形鑿孔的斧子，叫做「斨」，分類細緻。

「斨」，本讀「嗆」，原是「斧頭」意的名詞，因它用來「砍銀」，遂變為動詞；詹憲慈的《廣州語本字》，有「斨銀」一條：「斨者，分散整為散也…… 斨銀者，如以斧分之也」。古時的銀兩，要用斧頭砍劈打散的，故此，「斨錢」，又叫做「打散」，明未？

註[1]：鑿，讀音「窮」。

詑 粵大

指人家說話誇張，謂之「大話西遊」，此乃源於《西遊記》一書的內容古怪玄虛，荒誕不實。

指人家瞞騙撒謊，謂之「講大話」，這個有「謊言」意的「大話」，跟前一段「大話西遊」的「大話」，有何分別呢？

「大話西遊」的「大話」，除了是「夸夸其詞」外，也可以作「專門的解說」，例如大陸著名的評論人易中天有本《大話方言》，就是討論方言的著作，而非講「謊言的方言」。

古詞書有「大言」一條，卻無「大話」一語。「言」者，「說話」也。「大言」者，作「誇大的話」解。

「講大話」，純是「說了誇大的話」？當然不只吧！

「說謊」的「講大話」之「大」字正寫，其實是「詑」，它讀音「大」，是「欺騙」的意思。

「講詑話」，即是「說有瞞騙成份的謊言」，所以，「講詑話」是比「說話誇大虛構」的「講大話」更多一層意義的，但今人只用從俗的「『大』話」，而不知有「『詑』話」，這算不算是文化大倒退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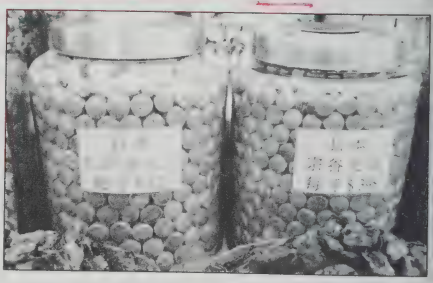
珧 粵蟯

香港酒樓飲宴，有一道菜，是用髮菜蠔豉和蟯柱弄成的「發財好市」，其中的「蟯柱」，是甚麼傢伙呢？

海味店內，有一乾製的海產，叫做「元貝」，又稱「干貝」，就是大家所講的「蟯柱」。因為「干」與「乾」同音通義，所以，有人將「干貝」叫作「干蟯柱」(或「乾蟯柱」)。

「干蟯柱」的正寫是「江珧柱」。

「珧」，音「蟯」，是一種海蚌，通稱「江珧」，殼略呈三角形，表面蒼黑色，生活在海岸的泥沙裏。《正字通》：「珧，江珧，形似蚌。殼中肉柱長寸許，似搔頭尖，謂之『江珧柱』」。



「江珧」之所以叫做「元貝」，除是「貝殼類生物」外，「元」是「第一」、「最好」及「大」的意思；「元貝」，即「最佳」的貨色也！現今，最好的「江珧柱」，是來自日本的「宗谷元貝」。

侮 粵妹

當時代巨輪在轉時，做人，要從俗，跟潮流吖？或是緊握原則，堅持己見，不落俗套呢？

「侮」這個字，現今，一百個人見此字，一百個人都會唸作「武」音，詞語就想起「侮辱」和「侮蔑」。

「妹」這個字，常聽到的，有三個音：「兄妹」的「妹」；「兄弟姊妹」的「妹」(音「昧」)；「婢女」意的「妹仔」之「妹」(高平聲)。

「妹仔」，是廣東俚語，指「年幼的小婢女」，書寫也是「妹仔」；誰不知，「妹仔」的「妹」字正寫是「侮」，為古時對奴婢的蔑稱，《方言》：「侮，奴婢賤稱也」。又「秦晉之間罵奴婢曰『侮』」。

今時今日，再沒有「下人」、「婢僕」或「妹仔」，只有「傭人」。「傭」字，是「均等」和「公平」解，並有「受僱」及「工錢」之意，「收錢做工」，勞資兩不拖欠。

有機會寫作，講到「婢女」時，應用「妹仔」吖？定係「侮仔」呢？

聽曾蔭權特首話，務實點，大家好過！

餧 粵益

身體會間中出現一些令醫生束手無策的小毛病，最常見的一種，是「打飽嗝」（「嗝」讀「隔」），即「氣逆出聲」，廣東話叫做「打嘶餧」。

「餧」，原音近「呃」，現俗唸作「益」，是「打嗝聲」。「餧」，可通「呃」，而「呃」又與「嗝」同。古代藥書說：「呃逆症，氣逆上衝作聲也。」

「打嘶餧」的「嘶」，音「斯」，是個象聲詞，用以表達「打餧」時，所發之聲也！

今人將「打嘶餧」，寫為「打嘶噎」，源於「噎」讀音「jid」，近「益」，加上，又含「氣逆」之意；可是，當「噎」作「氣逆」解時，它要唸「嗄」（音「沙」），而非「益」；若「噎」讀「jid」音時，它是「食物堵住喉嚨」的意思，故此，寫「打嘶噎」並不準確。

不停的「打嘶餧」是無藥治療的，最佳方法，是腹部吸滿氣，然後，閉着氣地不斷將肚皮收縮凹入，與此同時，卻不要呼氣，頂住一兩分鐘後，「嘶餧」便會自動消失，百試百靈。

饘音煎或膳
厚粥也 糜也 周謂之饘
宋謂之餬

⿱⿰米蔑鬲 粵 傑

原作鬻 ⿱⿰米蔑鬲乃譌字
厚粥也
音居言切音犍

廣東話裏，有一句為「呢一煲『傑』囉！」，意指「事情出了岔子」，「大事不妙」也！

上述「傑」音的字，正寫是「⿱⿰米蔑鬲」，是「稠粥」解。《爾雅》注：「⿱⿰米蔑鬲，餬饘也」。

「稠」，音「酬」，是「多而密」和「液體中含固體成份的東西」；「稠粥」，即「濃粥」。「餬」與「饘」兩字，也是「稠粥」的意思。

一鍋粥煮得較「⿱⿰米蔑鬲」，也沒大不了，為何會說成大禍臨頭般嚴重呢？原來，「煮⿱⿰米蔑鬲了」是含有「煮燶了」的意思，書面語為「燒焦了」，引伸為「出了亂子，麻煩事好不容易解決！」

現今，香港人將「呢『煲』⿱⿰米蔑鬲」，改說為「呢『鋪』⿱⿰米蔑鬲」，除了是說話帶懶音之外，也因賭錢打麻雀或玩啤牌，都是「一鋪鋪」的獨立計算之故！

單字「⿱⿰米蔑鬲」，都未算「⿱⿰米蔑鬲」，「⿱⿰米蔑鬲撻撻」才「大煲」呀！

褪 粵「吞」去聲

「褪」，讀「吞」去聲，解作「後退」，粵諺有說「人衰行路打倒褪」，就是此「褪」也！

「褪」，是「衣」字加「退」字組成的，而「退」早有「向後移動」意，已是「褪」啦！為何還須有個「衣」字邊的多餘字呢？

中國漢字分工精密，「退」，只是簡單的「往後移」；多了一個「衣」字部首，當然是跟「衣飾」有關吧！

「褪」，原意是「脫去衣裝」，或說是「除去穿着在身上的任何服飾物件」，《紅樓夢》有「褪了鞋」；《儒林外史》有「褪了帽」。

廣東舊語將「除衫」說為「褪衫」，「替換衣物」謂之「褪換」；其次，「衣飾甩色」，就是「褪色」。

因為「除鞋換衫」等動作，定必向後移，故引伸為凡向後走者，皆是「褪」，例如車輛向後移的「倒車」，就叫做「褪車」或「褪後」。

「退」與「褪」是有分別的，「退」是「直接」及「失敗」的「往後去」；而「褪」是「退中帶有讓步」意。

「政治讓步」，就是「褪軚」也！

佢 粵揸

七十年代初，年輕人受溫拿樂隊影響，個個都set個「高飛曲墜」的獅子頭髮型外，還要有至少二十吋闊褲腳的高腰喇叭褲，咁先算是追上潮流；當然，怎少得那對五吋高的鬆糕鞋吖！但若沒有勁貼身的大領恤衫作配套，仍未稱得上是「型仔」。

當時袖衫，後領高三吋才算正常，前面的鴨嘴領要長八吋就啱啱好了！手袖除有「燈籠袖」之外，還要有四粒紐，先至合格。

袖衫要訂造，才合心意。度身造衫，一定要貼到實，緊緊裹着上身，差半分也不許，「揸腰」便是必然指定動作。

「揸腰」，即衣服在腰間的位置，要特別收窄，而「揸腰」的「揸」字，正寫是「佢」。

「揸」是「用手拿取」之意，並非正字。

「佢」，是「兩頭寬，中間狹」解。「佢腰」，不一定是「訂製衣服」的專有名詞，凡物件兩頭寬，中狹者，如葫蘆花樽，也可叫做「佢腰」。

瞹 粵莊

「偷看」，廣東話謂之「瞹」。

「瞹」，音「莊」，解作「小視」，即「睇一睇」也，現今，多用以「竊視」的意思。

北方人沒有用「瞹」這個字，只取「偷窺」代之，那又並不代表「瞹」是廣東方言字，遠至三國時期的字書的《廣雅》已有「瞹」字的記錄：「瞹，視也」。漢代的《方言》，更有詳細的解釋：「瞹，凡相窺視，南楚謂之闚，或謂之瞹」。南朝的《玉篇》：「瞹，伺視也」。這正正説明，「瞹」是個古漢字，是北方人棄掉了的文化，幸好，咱們南方仍保留着中國的傳統文化。

上述《方言》的解説中，有一個「闚」字，音「虧」，是「偷看」的意思，與我們現今常用的「窺」字同音同義，分別在於「窺」，是從「洞孔的罅隙偷看去」，而「闚」，則是「從門中瞹出去」，表達力細緻而精確的中文字，如今，只能在分散的各地方言內倖存，所以，誰打壓方言，誰就是破壞祖國文化的罪人。

睃 粵近音「鼬」

前文，寫了一個「偷睇」意的「瞷」字，今篇，講這個同是有「窺看」意的「睃」字。

究竟，「瞷」與「睃」有沒有分別？

「瞷」的「偷睇」，是「不想他人知道的情況下窺看」，定必鬼鬼祟祟的；而「睃」，雖然同是「偷睇」，但卻可以大模斯樣下進行。

「瞷人」的人，不想被瞷的人知道之外，也不願讓任何人知道，但「睃人」的人，只是不要讓被睃的人發現外，是可讓其他人知道也無妨的。看不明？舉個例，在街頭奉旨般伺望女孩子的香港俗語「睃女(仔)」便是矣！當然，「睃嘢」也有「鬼鬼祟祟不見得光」的時候。

「瞷」和「睃」，還有「監視」的意思。

「瞷」，不是方言字，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三國時代，已有此字，但「睃」字，在所有中文字典裏，仍未有紀錄，但奇怪地，全香港人都識此字，這是否香港人發明的呢？待考！

掯 粵fing / 墳

今天，毒禍猖獗，年輕人很容易便可買得一些毒品丸仔，其中一種，吸食後，會隨着音樂節拍搖頭晃腦的，叫做「fing頭丸」；報章雜誌不知「fing」字的正寫，一係用英文拼音為「fing頭丸」，一係文藝腔地書寫成「搖頭丸」。

「搖頭」又怎及「fing頭」那般傳神達意呢？

「fing」是有正字的，是「掯」，它有兩個音，不同的讀音，便有不同意思。若將「掯」唸作「fing頭丸」的「fing」，是指「搖晃擺動」也，例如「手掯掯」，北方人稱之為「甩」（「甩動」）。

「掯」，又可讀作「墳」音，它是「以拳擊人」之意，廣東話有「一拳掯過去」，就是此「掯」也！

「掯」，本意是「揮拳」，所以，「揮拳」的「掯（墳）」就是將手掯（fing）過去也！

大家又知不知「掯頭丸」的學名呢？是「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」，睇完，已是「頭掯掯」矣！

斟 粵質

常有朋友問，研究廣東方言俗語，應從何入手？

基礎知識當然不可缺啦！例如，起碼要懂廣東話，又須知道中文造字的「形音義」及「六書」之要旨，多看書是不足夠的，還得穿梭大街小巷，收集市井之言；有觀察力之餘，仍要保持強烈的懷疑態度。

香港報章雜誌愛用廣東話入文，取其傳神生動和貼切，可惜，愛以同音字代替，久而久之，不是約定俗成，便是大家都麻木得不知對錯！

經常看到有人將「密麻麻」寫為口語化「密質質」。

「質」字，有很多解釋，主要是「抵押」和「本體」之意，與「密度」無關！

「密質質」的「質」音正字，是「斟」，作「甚為豐盛」及「眾多」解。「密斟斟」除物件堆塞到無空間外，也可指工作緊密得沒空餘時間。

懷疑，是研究學問的基本條件。

瓩 粵烹

環保團體調查報告說：快餐店午膳，每月消耗二千七百多萬件即棄用品，對地球造成嚴重破壞，隨後，有電台節目主持人提議大家自攜個「瓩」去買嘢食，頓然，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……

「瓩」，音「烹」，本是「小口大腹的載水之瓦器」，後來才變成「盛裝食物的小壜子」。

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，工業起飛，出現大量工廠妹，慳儉地會預早煮定飯菜，裝在瓩內，帶返工廠午膳。

當時的飯瓩，多是銻造的，故稱為「銻瓩」，也有銅製的「銅瓩」。這種壺形的小瓩，可分三格，分層疊放，串成一棟挽着返工；但由於這類瓩具毫無保暖功能，當年，又未有微波爐，可以想像到那時候刻苦艱辛的日子，是怎麼樣！

今人幸福得多，卻不珍惜。用完即棄的，除了實物外，還有思維概念，也如是觀。終有日，後悔莫及。

鐣 / 鐺 粵餐

在報章，寫專欄，說舊時，未有發泡膠飯盒之前，工廠女工多各自攜個裝有飯餸的「甀」返工。見報後，收到一個年輕的讀者電郵問，「甀」是否即係「鐣」？

「甀」，音「烹」，本是「載水的瓦器」，後用作「裝載食物的器具」，而「鐣」，音「撐」，是「煮食的平底鍋」。

「鐣」，又可寫作「鐸」，是個方言字，古字書沒有這字的紀錄；它讀作「撐」，只是取「撐」音的「掌」字，加「瓦器」解的「缶」(讀「否」)，合組成字而已！

正式「瓦鐣」的「鐣」，是「鐺」。

吓！唔係呀！小學老師早已教過，「鐺」讀「當」，是個象聲詞，乃「金屬撞擊的聲音」喎！

對呀！「鐺」字，除是象聲詞外，也可讀「撐」，作「烙餅或做菜用的平底淺鍋」解，現沒有人識「瓦『鐣』」的了！更何況是「瓦『鐺』」！

廣東話仍留有「沙煲罌鐣」一詞，其實是「沙煲罌鐺」，泛指「煮食的器具」也！

鉻 粵落

看電視，有個奶粉廣告，字幕打出「有助骨骼……」，而旁白則說為「有助骨『諾』」，唉！做得廣告這行的人，不會是小學未畢業的吧！

「骨骼」的「骼」字，在小學二年級的教科書內，已有出現；千千萬萬本講正音、錯別字的專書或字典，也講到口水乾，話明這「骼」字，是讀「格」的了！何解……

又反映出香港的所謂專業人員不專業，或香港教育之不濟。

嗱！我今篇講的，就真係讀「落」音的正字，此乃「鉻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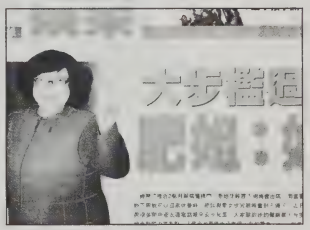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以來，凡見有人剃度為僧尼，便說是「落髮」出家。

「落髮」看似是「被削的頭髮掉下」之意，查實，正式「剃頭削髮」的，是「鉻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鉻，鬄也」。「鬄」，是「剃髮」的意思。

今人只知「落髮」，而棄「鉻髮」，是源自取易不行難的現代生活態度，故此，「骨諾」應是不會枯萎消失的，繼續聽落去吧！

躥 粵檻

香港人的開心果肥姐沈殿霞女仕，患病留醫，臥院兩個多月後，康復返家，成為香港人的一大喜訊。



《明報》娛樂版以肥姐出院為題，大字標題說她「大步檻過」，尤指「重獲新生」也！

廣東話「大步檻過」的「檻」音字，本應作「提腳跨越」解，但《明報》標題所用的「檻」字，只是「門根」之意的「門檻」，而非正字。

有人說，提腿踰越門檻，引伸為「跨步」的「檻」吧！錯！因為那「檻」音動作的字，本有正寫的，是為「躥」。

「躥」，本音「獵」，又可唸作「欖」去聲，是「踏步前行」和「超越」的意思，兩個解釋合併起來，正好是「提腳跨越」的「躥過」也！

「大步躥過」，除了說是「踏出鬼門關」外，也可作「解決了重大困難」之意。

錘 粵槌

我敢說，在香港研究中文字，會較其他中國地方精采，好玩和過癮。

早前，有一位巴籍看更遭人用硬物擊斃，翌日，香港多份中文報章，分別說死者是被「鐵錘」、「鐵槌」或「鐵鎚」所殺，究竟，那件兇器的正名，是「錘」、「槌」或「鎚」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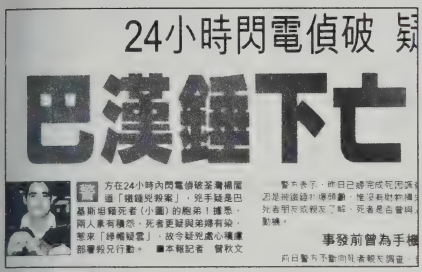
嗱！逐個講。「錘」，是古兵器名。柄的上頭有一個金屬圓球。《水滸傳》內金錢豹子湯隆手持的武器，就是此「錘」矣！

「槌」，是「捶擊的器具」。

我將「鎚」，放到最後解釋，是有用意的，因《漢語大字典》有具體的分析：「『鎚』是『槌仔』，俗稱『鎯頭』，也作『錘』。《玉篇 • 金部》：『鎚，鐵鎚』也」。

再看「鎯頭」的解釋，是「錘子」。

用「錘」、「槌」和「鎚」也沒有錯，怪就怪在，各報的編輯應同在香港讀書長大的吧！何解，用字會各有不同的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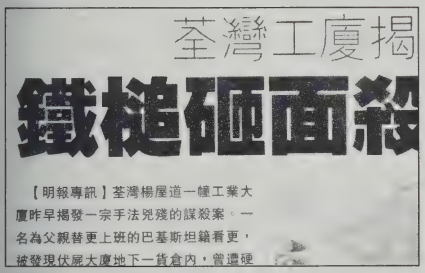
24小時閃電偵破 疑

巴漢錘下亡

方在24小時內閃電偵破荃灣楊屋道「鐵鎚兇殺案」，兇手疑是巴基斯坦籍死者（小圖）的胞弟！據悉，兩人素有積怨，死者更疑與弟婦有染，惹來「綠帽疑雲」，故令疑兇處心積慮部署殺兄行動。 ■本報記者 曾秋文

事發前曾為手機

《經濟日報》，A36 頁，2006 年 11 月 2 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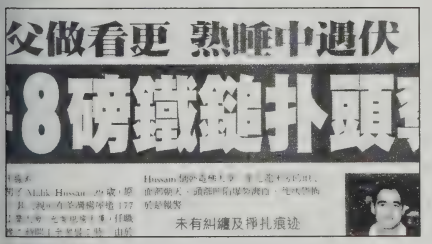


荃灣工廈揭

鐵槌砸面殺

【明報專訊】荃灣楊屋道一幢工業大廈昨早揭發一宗手法兇殘的謀殺案，一名為父親替更上班的巴基斯坦籍看更，被發現伏屍大廈地下一貨倉內，曾遭硬

《明報》，A8 頁，2006 年 11 月 1 日。



父做看更 熟睡中遇伏

8磅鐵鎚扑頭

未有糾纏及掙扎痕迹

《蘋果日報》，A17 頁，2006 年 11 月 1 日。

《水滸人物壹佰零捌圖》，戴敦邦。

恁 粵咁

藝人劉德華拍攝推廣旅遊宣傳片的一句對白：「咁嘅服務態度，係唔得嘅！」現成為香港人的口頭禪。這裏的「咁」，是「如此」、「這樣」的意思。

「咁」字的原義是「乳」和「嗛」(即「嘴含物」)，與「咁樣」(這樣)無關。

清末章炳麟的《新方言》：「今廣州謂『何故如此』曰『淰』，俗作『咁』」。那麼，「淰」又是何解呢？

漢代揚雄編寫的《方言》有說：「淰，『或』也。沅澧之間凡言『或如此』者，曰『淰如是』」。「淰」即「或者」也，並與「咁樣」有別。

咁！點搞呀？個「咁」字正寫是怎樣的呢？

「咁」的正字是「恁」。

「恁」，絕非方言，而是優雅的古漢字，宋代歐陽修之《玉樓春》：「已去少年無計奈，且願芳心長恁在。」便早將「恁」字入詞，作「如此這樣」解矣！

說今人用「咁」，是錯嗎？流通了幾百年，「咁」咪「咁」囉！我只不過是將真係「咁」的「恁」，紀錄在案而已！

噱 粵居

香港，華洋共處之餘，也是全中國各省群族匯聚之地，香港俗語(或說是廣東話)混雜了歐美西方語外，亦滲滿全國方言土話，要研究疏理，非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！

我們嘲笑他人「呆笨」為「戇居居」。「戇」，大家都知道是「剛直而愚笨」也，那麼，「居居」又是甚麼呢？

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解說「戇居」為：「粵方言。傻瓜；笨蛋」。

其實，「戇居居」的「居居」是個疊字詞，正寫應作「噱噱」。

內地漢語大辭典出版社的《吳方言詞典》：「今吳方言中稱人之不乖巧者為『戇噱噱』」。

「噱」的粵音是「劇」，或近音「卻」；「噱」之國語音為「學」或「決」兩讀音(以國語發音為準)，聽來皆與粵音的「居」無關連，但吳方言區的上海語之「噱」，其讀音則像粵語的「珠居」切，遂一音異變成「居」。

上海話的「噱」，還可讀「綽」……(下頁再續)

戇 粵噱

前文，說廣東話的「戇居居」，是來自上海話的「戇噱噱」。

「噱」，國音讀「劇」，像粵音的「珠」，本意是「大笑」也！我們常言笑到「屐屐聲」，便是此「噱」矣，又或「笑到『嚓嚓』聲」，也就是「屐」音之轉。

「噱」，只是「大笑」，與「戇」(愚笨) 有何相干？原來，「戇噱噱」的「噱」，也是個借用字，正寫是「戇」，與「噱」同音，作「憨愚」、「戇貌」解。「戇戇戇」，是指人「不靈巧之愚笨相」。

廣東話裏，有「綽頭」一語，即「花招」，其正字是上海話的「噱頭」，意取「令人發笑的言語和舉動」，後引伸為「不切實際」，「巧言令色」的幌子。

一九四九年以降，大批內地人南逃香港，一併帶來大量北方文化，言語上，更爆發了南腔北調的奇趣現象，加埋西洋異族風情，簡直是中西南北大雜燴，故我一直強調，研究香港話是全球最爽的一樁事。

踣 粵仆

「踣」字，何音何解呢？

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國粵語注音，皆作「帛」（讀「白」），其意有二：一是「向前仆倒」，二是「倒斃」。大家看完，可有會意？或聯想到甚麼呢？

「踣」字在《漢語大字典》內，有兩注音，一是「bó」（「博」音），二是「pòu」（「撲」音）。讀作「bó」音。是「向前仆倒」，「陳尸」和「敗亡」的意思，並言：「踣，僵也（「僵」即「仆倒」）。」又說：「踣與仆音義皆同。」及解釋：「踣，前卻顛倒之名也。『斃』又謂之『踣』，皆前覆也。」指明「倒斃者皆向前仆」，遂以名之。

當「踣」讀「pòu」音時，是「仆」和「毀壞」的意思。

廣東話有惡毒之詈罵話「仆街」一詞，是詛咒人家「倒斃街頭」，意取「不得善終」。另外，一盤生意失敗倒閉，現今也說是「仆咗」或「仆直」（「向前直仆」者，就是「僵倒」）。

寫「仆街」一詞，今很忌諱，但用「踣街」，則如何呢？

碾 粵顏

自小在香港生活及接受教育，不論隔籬屋三婆，或學校老師，都說「時間」為「時『諫』」、「刊物」為「『罕』物」、「發行」為「發『杭』」及「糾正」為「『豆』正」的，怎知，有人推翻了百多年的讀音，說甚麼正音運動，將「時間」變為「時『奸』」、「刊物」為「『糠』物」、「發行」為「發『恆』」，和「糾正」為「『九』正」，甚或要將「橙」正音為「殘」，「蝙蝠」唸作「『邊』蝠」，總之，十分礙耳。

語音，隔一條村都已有不同腔調，何況，隔了幾十代？有些字，除了慣性讀音之外，其國語注音本是相同的，轉到不同省份便有不同讀法，例如：「碾」，這個有「滾壓」及「研碎」意的字，國音若「嚴」，但粵音是「顏」。

早陣子，常聽到有人被倒行的貨車「顏」死，就是此「碾」字了！此字粵音讀「顏」，源自國音的「嚴」與「顏」同音之故，但現今的粵音字典則注「展」音。

文明之進化，在於變。有些在淘汰中的文化，紀錄下來便足矣！硬拿來用，是阻住地球轉之無聊事，太無謂！

漚 粵摳

現今，年輕人困在家中發呆，快要悶死時，會怨此為「漚臭」。

「漚」，讀「歐」之高去聲，有若「一棍摳落去」的「摳」音，解作「長時間地浸泡」和「長時間壅埋堆積而發酵」的意思。

任何物件長期被濕氣所蓋，便會發霉發酵，甚至發爛發臭，所以，廣東話有說「漚爛」和「漚臭」之語。

嗱！不要以為「漚爛」與「漚臭」是廣東方言俚語呀！明朝李實的《蜀語》說：「衣物湇爛曰漚」；老舍的《駱駝祥子》：「祥子的身上……除了一件灰色單軍服上身，和一條藍布軍褲，都被汗漚得奇臭……」

周潤發在電影《我愛扭紋柴》裏，常說「你去『漚泥』啦！」即白話的「你去死吧！」

「漚泥」，是客家圍頭話，咒人壅埋在泥裏漚爛漚臭也！

好動的人，呆悶在家，彈動不得，唔「漚臭」，都會「漚病」。

趯 粵笛

香港不少自詡有粵音注解的字典，大多數只是「翻抄」內地出版的「正規」大部頭字書，以國家規定作指導標準，所以，這些小字典，不是錯就是漏，謬誤百出。

香港出版的字典裏，「趯」字，有兩音，讀「惕」時，是「踢」和「漢字書法『八法』[1]之一的『鉤』，即筆鋒向上挑也」；若讀作「躍」，便是「跳躍」的意思。

其實，「趯」在廣東話裏，可唸作「笛」，即「糴米」的「糴」音，是「走」也，我們常說的「走趯」[2]，就是此「趯」。

舊式廣府話有「趯更」一詞，是「慌忙走路」的意思（「路」，要唸作「佬」音），即「逃亡」也！

「趯」是「走」加「翟」。「翟」字，本是「長尾的野鷄」，亦可作姓名用；當用作姓氏時，讀「澤」音，但用作名稱時，便要讀「狄」。

電影《墨攻》內，劉德華飾演的墨家創派人「墨翟」，便要讀「狄」，可是，香港那些小字典卻沒說清楚之餘，還說「狄」音可作「姓」用，死未！

註[1]：八法者，即楷書之「永字八法」。

註[2]：「走趯」有兩意：一為奔走，跑來跑去。二是當跑腿，一份小差的工作。

瞶 粵may

我在研究廣東話的過程中，常做兩件事：一、不斷寫筆記，做紀錄，不論聽到的、看到的；懂的、不懂的，也先抄下，回家落簿分類和整理。二、不斷向自己提出發問，就算是明知答案的，也會重複考核。

廣東話稱「閉目」為「『me』埋眼」，書寫字是「瞇」(或「眯」)，但查字典，「瞇」只是「眼睛微合」的意思，而非「緊緊me實」，遂令我懷疑「瞇」字的「正確性」。

詹憲慈的《廣州語本字》內，有一個「瞶」字，讀若「溦」(音「may」)，作「目閉」解，看來有點機會是「me埋眼」的「me」音正字。

詹先生還將「瞶」字另注兩音，讀若「眉」或「梨」。

我的紀錄上，「閉目」的「me埋眼」，除了「may」音外，也會唸為「lay埋眼」和「lee埋眼」，相信，這是腔調轉聲之變而已！

一字多音是語言的特性，所以，嚇得我只敢追「字義」，而不敢考「正音」，免搞亂檔。

撦 粵繳

廣東歇後語有句「大花面撦眼淚——離行離列」，這句話中，有個鮮見的僻字：「撦」，讀作「繳費」的「繳」音，是「拭」的意思，因它與「抹」字同義，故有人說為「大花面抹眼淚」。這裏的「抹」，不讀「茉」，要唸「擘大個口」的「擘」音，即如「抹檯布」，唸作「『擘』檯布」。

坊間，從沒有人用「撦」字，卻常以「撟」或「撇」代替，這全是錯的，「撟」是「舉手」，「撇」是「擊打」，「撦」才是「抹」的正字。

「列」，原音「裂」，但作「離行離列」時，便轉音為「勒」。「離行離列」，是「距離頗遠」也。

「大花面」，又即「大花臉」，是傳統戲曲的角色，內行稱之為「淨」，此類角色大都扮演特有性格的人物，如張飛、趙高等，他們面部化妝油彩多，在台上演流淚戲時，不能真實直接抹下來，否則會揩花塊面，弄髒化妝，所以，只是作狀地，離行離列的拭面。

「離行離列」是比喻做事「走樣」、「不依規矩」和「言行離譜」。

嗄 粵沙

因長時間或太用力叫喊，導致聲音嘶啞，我們叫做「把聲『沙』咗」。

究竟，中文字裏，有幾多個「聲沙」的「沙」字呢？

「沙」，本是「細碎的土石微粒」，又可作「粗糙」解，故聲線「粗糙」時，便是「『沙』聲」矣！而「沙」字，更有一解釋是「聲音嘶啞」，《集韻》：「沙，聲澌也。」《字彙》：「沙，聲破曰嘶。」

「嘶」，國音讀「斯」，而粵音是「斯」或「西」，是「聲音沙啞」的意思。

「澌」，音「斯」，通「嘶」和「廝」，又是「聲沙」解。

「廝」，音「西」和「斯」，「聲破」和「沙啞」也。

上述眾多的「沙啞」字中，不是音「西」，就是讀「斯」，國音「西」和「斯」相差不大，而粵音才大有不同，但它們全部不能讀「沙」音。

有一個「嗄」字，正正唸作「沙」，解作「聲破」和「聲音嘶啞」。此「嗄」字，在北方文學作品裏，是常用字，在香港，卻簡直是消失於無形，原因？百思不得其解！

嘢 粵拆

前一篇，說了幾個「聲音嘶啞」的「聲沙」之「沙」字，本文，續講與「沙啞」有關的另一個字，此字是我們常常掛於嘴邊，但卻一直寫錯的，就是當我們說話時，喉沙得十分嚴重，聲音不能聚焦，廣東話便稱為「拆」。

發音不響，低沉而沙啞，那聲音散裂的感覺，正好與「拆」字的「分裂」和「拆散」之意脗合，所以，現坊間，全用「拆」這個字，作「聲破嘶啞」之「把聲『拆』咗」的正寫。

查實，「把聲拆咗」的「拆」音正字，是「嘢」。

「嘢」，是個古漢字，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已有字書紀錄，「嘢」，有「聲敗」和「音變」兩義，原音是「薩」，後俗讀「靿」，近年，粵音唸作「拆」。

「把聲嘢囉」或「沙咗」，不一定是因用力叫喊所致，生病也可令聲音轉沙的，如感冒、睡眠不足，或考起鬼佬的熱氣，也能令人「喉沙」的！

腍 粵漏

到甜品店飲糖水，若那些甜品或糖水味道過濃，太甜的話，我們會叫此為「甜到漏」。

廣東名菜之一的「梅菜扣豬肉」，因烹調用的豬肉，定必要選脂肪肥膏特多的部份，故此，吃這道菜，太油膩，又會很容易「食到漏」。

究竟，上述的兩個「漏」，有何關係，或是否同一個字呢？

「腍」，本音「柔」，粵音轉讀「漏」，用作名詞時，是「肥美的肉」解，用作動詞時，是「盛」也！

「盛」，有「極點」之意，作副詞用，是有「十分」、「非常」和「很盡」的含意，所以，食肥膏特厚的豬肉，會肥膩到「腍」，繼而，引伸為甜得極濃者，也算是甜到「腍」。

「甜到腍」，不一定指飲食方面的，當二人相戀心印心，行為親暱甜絲絲，羨煞旁人，我們也稱為「甜到腍」。

泅 粵近音「立」

老朋友林旭華在維園手球場內，搞一個露天的書節活動，他選十一月中舉辦，是查過天文台近幾十年的天氣報告，說從沒有落大雨的紀錄，怎知，開檔頭兩日，驟雨狂風，不亦樂乎！

下雨天，衣履鞋物沾濕了，書面語的文藝措詞是「濕漉漉」，廣東話則為「濕泅泅」。

「泅」，粵音近「立」，是「水」之貌。「濕泅泅」是後起詞彙，原詞是「濕納納」；「納納」者，「濡濕」的意思。

水濕後，會有黏貼感覺，遂又引起有「泅黏黏」或「黏泅泅」的講法，但這有黏性的「泅」，應要用「米」字部的「粒」，因為，「粒」才具有膠合粘性作用。

「粒黏黏」還含有一種不舒服的感受，例如出汗未乾，或手沾了糖水、膠水等，都很不好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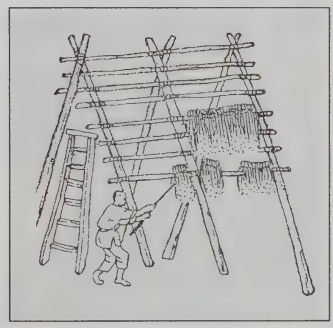
笩 粵朗

朋友問：我們經常說乜都無，只得個「朗」的「朗」音字，正寫是否「囊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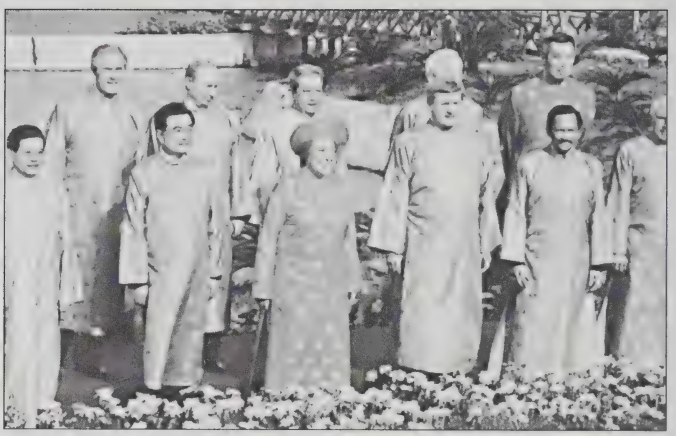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所問的「朗」音字，應是「空殼」、「沒內容的外表」之意那個字吧！

「囊」字，雖然是「袋子」，也有「空殼」之意，並與「朗」音相近，但它不是朋友要知那個「朗」音正字。

真正的，是「笩」，又可寫作「筤」，是古時「晾衣曬物的竹架」。明朝高官及知識份子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：「笩，架也……今湖、湘間收禾並用笩架懸之，以竹木構如屋狀。」我找到一張圖，請看看「笩」的樣貌。



現說新屋未裝修，或計劃書只得初步大綱，甚至形容空殼公司都可說「得個笩」也。

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APEC 會議，全球各國領袖，皆穿着越南長衾亮相。

越南長衾，已成為婦女的便服，連酒家招待員也穿作制服。

越南學生多以長衾為校服。

衮 粵支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，全球各國領導人，在越南出席亞太經合組織(APEC)會議後，按慣例，穿着主辦國傳統服飾，讓記者拍攝大合照；這趟，眾地區領袖所穿的，是越南的禮服，越文寫法是ÁO DÀI，香港報章全用拼音直譯，不是「奧黛」，便是「襖代」，其實，它的讀音，像粵音的「揾爺」(「揾頭」的「揾」音)。

越南與中國同源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，其禮服ÁO DÀI，舊時，主要是在喜慶時刻，或德高望重的長老級人馬才穿着的，現已普及得連女學生也作校服用；它是有中文名稱的，當然，不是叫做「奧黛」或「襖代」啦！而是叫「長衮」。

「長衮」，即「長衫」也。「衮」，又可寫為「袶」，讀「支」音，我們常見越南婦女所穿的「長袍」，就是此「長衮」也！

不知是香港人對越南文化不了解，或是報館編採人員的疏忽，連中國文化或文字也不用，只按英文為準便算了！真可悲！

疝 粵絞

香港的糧食品，主要來自中國大陸，在「先富起來」意識催生下，一群唯利是圖的無良主義者，便充斥神州大地，運輸供港的食品，隨時都會有讓人致癌的毒素，叫人恐慌。

吃了不潔食物，或風邪入腸，突然肚痛難當，我們叫做「絞肚痛」，其實，「腹中絞痛」的「絞」，不是「扭作一團」的「絞」，也不是「擾亂」、「拌動」的「攪」，更非「創辦」、「做弄」的「搞」，而是有病字部首的「疝」。

「疝」、音「絞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腹中急也！」南唐徐鍇的《說文解字繫傳》注：「今人多言腹中絞結痛也」。至清朝，山西知縣王筠的《說文句讀》曰：「疝，今之絞腸痧也。」

「痧」是中暑、霍亂等急性病，會引起欲吐不得、腹中絞痛等病癥。

錯口中小毒，肚痛還可頂得住，醫得好，但那些大腦中毒，為小利而喪心病狂的食品供應商，要怎樣，才可根治呢？

佗 粵駝

電影人谷德昭在商場購買翻版鹹碟，被報章刊登出來，並做了一個民意調查，說有五成六被訪者「怒斥肥谷陀衰家」。

該報所寫「陀衰家」的「陀」字，是「負累」之意，正字本是「馱」，我在第十一頁講過的了，不再贅述；但奇怪的，為何報章娛樂版每逢提及「駝」音字，一定只用這「陀」字的呢？若改用「人」字部首的「佗」，便可過關（俗稱「過骨」）了，因「佗」可與「馱」通用！

有時，也不能乾怪報章的娛樂版編採人員，因傳播大機構如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（即TVB），也將女警故事的電視劇，改名為《陀槍師姐》，其壞影響，足令我們下一代，繼續「陀」下去。

此外，另見一娛樂雜誌的用字，又是「駝」音的字，說有一藝人夜蒲，飲到「暈陀陀」，這「陀」當然又是錯字，正寫係點？唔該自己查吓字典吧！

酡 粵砣

有娛樂雜誌指一個藝人「喝醉」到「暈陀陀」，這個「陀」是錯字，正寫是「酡」。

「酉」，音「有」，可作「酒」解，故當一個人「酒後面紅」者，便叫做「酡」。

凡酒醉的，皆有昏暈的感覺，遂「酒後面紅」的「酡」，便被引伸為「暈得一陣陣」的「暈酡酡」也！

這裏，必須聲明一點：「暈酡酡」的不一定是飲了酒，身體不適而有天旋地轉之感，也可稱為「暈酡酡」。

而因「暈酡酡」時，會感覺周遭事物旋轉，於是，又有「砣砣擰」一詞的產成。請留心，今次是用「石」字部首的「砣」，卻非「酉」字部的「酡」。

「砣」，可作「秤砣」的「砣石」，但這兒是指小童玩具的「砣螺」之「砣」，也寫作「堶」。

「砣螺」，是個實心的圓錐體，身上繞着幼繩，錐尖着地，迅速拉繩，它便會自動旋轉。廣東人稱「轉」為「擰」，所以，像砣螺的轉之「砣砣轉」，是「砣」非「酡」，暈未？

騙 粵千

語文是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工具，溝通互達應放在首位，其他的，可留待慢慢討論研究。

《明報》雖自我定位為文化報，但仍要面對廣大群眾，其用字時嚴時寬，保守固執中又常寫俗字，總之，心神不一，虛實並存。

《明報》一直堅持「身分」的「份」字，要用沒「人」的「分」，就算香港政府立法通過，派給市民每人一張的「身份證」，明確地印着個「份」字，但該報還不認同，曾在港聞版用粗黑體寫「身『分』證」[①]；與此同時，當日另一頁報道警方偵破「流動老千檔」時[②]，竟又俗寫騙徒為「老千」。

「千」，只是個「數詞」，跟「騙人」毫無關連，真正「謀人財物」的「千」，正字是「騙」。

若扮有文化，寫「老騙出騙」，睇吓邊鬼個會知你嗡乜！

「老千」一詞已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「專有名詞」，與「身份證」一樣，不單止要用，還得要尊重文化的組成。

註①：2006年11月29日，A18頁。
註②：2006年11月29日，A15頁。

盦音乙盍切音庵又烏感切音…
同盦覆蓋也（說文）
俗借作庵字庵下从
奄部亦覆蓋之義

盦 粵 吸

澳門賭權開放，帶動經濟勢頭；現今，係人都知，香港已輸了幾條街！香港政府為守住道德高地，不建賭場，但電視台卻與時並進，播放新劇《賭場風雲》，食正條水，收視高企。

賭片最興拍攝賭「話事啤」的場面，因觀眾識玩，而導演又易於表達羸輸的過程。

話事啤，來自歐洲撲克牌玩意，原名Five card stud poker，來到中國，易名為「沙蟹」，因玩到最激時，推盡所有籌碼出去Show one's hand（簡稱為Show hand）的音譯，香港人稱此為「曬冷」（「冷」，音「noun」）。

玩話事啤，每人先得兩張牌，一張公開給對手知的，另一張覆蓋着不讓人看到的；若覆蓋的牌與公開的是同一式樣的話，廣東話叫做「盦手啤」[①]。

「盦」，是「覆蓋」和「掩埋」之意，本讀「庵」，現港人唸作「吸」，那是一音之轉也。

派來兩隻A，便是「盦手煙」，何解A又會叫做「煙」？自己去查吧！

註[①]：以前「盦手啤」，又唸作「揞手啤」。

奄 粵拿

世事，總帶點玄，每每讓人意想不到，有時，叫人驚喜，亦會令人驚奇。

世事，因凡人無法預料，生命歷程才有起伏轉折，這就是活得精采的關鍵。

本來，正打算寫「大拿拿」的「拿」字，竟湊巧地，收到一位讀者來信問「大拿拿」是甚麼！

「大拿拿」的「拿」音字，正寫是「奄」，古意是「大」而已！

以前，多用作形容「物件之大」(體積)，現今，多指「數目之巨」(數量)，例如：「大奄奄一百萬現金，叫我即時點籌到畀你呀？」(電影對白)

世事光怪陸離，早前，有個女人，誤墮祈福黨圈套，居然即時能夠提取現金一百萬，讓人騙走。

大奄奄一百萬，並非小數目，竟輕易信人，匪夷所思的，還是該婦人是個住公屋的「窮等人家」。奇嘛！

輁 粵彎

無線懷舊電視劇《東方之珠》，是講述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故事，劇中人的對白，常藏着當時的流行語，例如，指一件事「做得不好」、「失敗了」，會說為「彎臣」。

「彎臣」的「彎」，正字是「輁」，本讀近音「汪」，現唸作近音「彎」，是「戾」的意思。

「戾」，近音「麗」，作「彎曲」和「逆轉」解。

廣東話有「攪輁」一詞，即「攪壞」，又叫做「攪喎」，是「將事情弄得失敗非常」也！

今人把「輁」，俗寫為「彎」。

「彎臣」的「臣」，要唸作「傻乎乎」的「腎腎地」的「腎」音；「彎臣」一詞裏，這個「臣」是沒意義的多餘字，頂多只能作助語詞用；其實，這「腎」音的「臣」字，是來自當年流行語「花臣」的「臣」之尾音。

「花臣」者，是英文「fashion」的音譯字，本作「時興」、「風氣」解，後引伸為「新花款」、「花式」，甚至變成「古靈精怪的噱頭」之意。

懷舊劇講懷舊話，也是吸納觀眾的「花臣」而已！

瞉

粵吼

美元疲弱，連帶與之掛鈎的港元，也跟隨「貶值」。

有周刊以「人民幣抬頭」為題，封面大字：「北上消費，港紙冇人吼」，說大陸商戶不肯按一兌一的匯算，收取港幣。

從上述新聞，反映出大陸人之短視勢利、寡情涼薄，與貪婪無知；不要說港紙匯水高企的時候，他們收港紙找人民幣的貪小便宜手段，現還不懂兌換市場有浮動機制的存在，若美金回升，又點呢？重有，人民幣還不是國際流通貨幣啊！有乜咁巴閉呢？

周刊封面所寫的「冇人吼」的「吼」字，是指「鍾愛」、「接受」和「看得上」也；查實，這個「吼」，是個「借音字」，原正寫為「瞉」。

「吼」，是「獸叫聲」，音「敲」。「瞉」，讀「猴」，在此唸「吼」的高平聲，本意「半盲」，現變為「看緊」，即「睇實」也。

「瞉住」是「一眼也不能放鬆」解，「冇人瞉」，便是「不再理會」，並帶有「嫌棄」之意。

爝 粵爝

語言詞句，隨着時代新事件之轉變，而日益增多和異化，尤以年輕人的次文化語言，稍一不留神，便與他們脫節，不明解他們思想之餘，更是追不上社會的步伐。

現今，一個人「極度失敗」，兼「當眾出醜」時，會稱之為「爝爆」。

「爝」，音「爝」，是「物件燒焦之臭味」，傳統的字典無「爝」這個字，此乃廣東自創字，據粵字考古專家詹憲慈在《廣州語本字》裏，指「爝」的正字為「爝」。

《字彙》：「爝，火氣也。」詹憲慈解說：「煮物受煙燻而氣息不佳也。」

在未有「爝爆」一語之前，凡做事大失敗者，是叫「焦咗」，即「煮物燒焦」也！物燒焦，便會發出爝味，所以，現由「焦」變為「爝」。

「爆」，本意「爆炸」，引伸為「極點」的意思。

香港政府突然宣佈腰斬銷售稅，便是「爝爆」的最佳例子。

敔

粵 魚

「木魚」，乃出家人誦經唸佛時敲打的木製法具，一般造型是圓形、中空、外表雕成龍頭或魚身，首尾相接，其狀團圞。

「木魚」，又稱「木魚鼓」，除嚽唱外，敲響木魚，也作召集眾人之用。

奇怪的是，佛教徒慈悲為懷，為何要敲打木製之「魚」呢？

據唐朝百丈山的懷海法師所創的禪門規式《百丈清規》注解：「相傳魚晝夜常醒，刻木象其形擊之，所以警昏惰。」即警戒眾僧，晝夜不得惰懶，要常思正道。

我一直不大接受此等解釋，無理由出家人要「虐待」生靈——無辜的魚，來協助修道喫！

原來，「木魚」的正名是「敔」，又叫做「楬」，是一種樂器。漢代前，樂曲將盡時，會擊敔以示終止，後來，被佛教改為法器使用。

「敔」與「魚」同音，連外型也刻鑿成「魚」，沿用至今。

常懷疑心，追查答案，與尋道求真理，同出一轍！

梃 粵頂

歌手鄭希怡在東華籌款夜，表演「空中飛人」時，被扯脫褲子，哭成淚人，事後，堅強地對記者說：「我，撐得住！」

「撐」，也作「撐」，近音「燦」，多作「支持」、「抵住」解，並有「頂撞」的意思。

「撐」，本是古漢語，至今，仍多人使用，實算好彩。與「撐住」同義的廣東話，有「頂住」。

「頂」，有多個解釋，其中可作「抵拒」、「頂撞」和「頂替」之意。

「頂」，原是「頭的最上部」，引伸為「抗拒」，是很後期的事；而真正的「頂硬上」和「頂嘴」的，是「鼎」。

章炳麟的《新方言》：「今用力抵拒，以言抵拒，皆謂之鼎。俗亦以頂字為之。」

至於「頂替」的「頂」，正字本是「梃」，音「鋌」。漢代時，已有「梃」作「代替」解，清朝朱駿聲的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梃，代也。今頂冒字，以頂為之。」

為善事獻力失手，有功無過，我們應鼎力支持，願鄭希怡「頂得住」。

寤 粵忽 / 扎

廣東話稱「哭」為「喊」，痛哭者，叫做「喊苦喊忽」。

「喊苦」，就話感覺到是「因苦而哭」(即「苦叫」)；那麼，「喊忽」又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「喊苦喊忽」的「忽」音正字，是「寤」，字典多作「睡了一覺」解，《五燈會元》：「長伸兩腳眠一寤，起來天地還依舊」。同時，「寤」也是「小兒啼哭聲」的意思。

「寤」的注音是「呼骨」切，即「糊」、「呼」或「忽」，三個字的國語讀音都很相近，而粵音「糊」和「呼」，跟「忽」讀音分別卻很大，按切音發聲，「呼骨」切的廣東音則應是「忽」矣！

「喊苦喊忽」，除了是「苦鳴不已」，也含「邊哭邊叫屈」之情，放入「哭」的Category裏，這哭是因為「受了委屈」。

「苦喊」外，「寤」這字，亦有說是「臥睡驚醒」之「扎醒」那個「扎」音正字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臥驚也」，《唐韻》的注音，是「火滑」切，小兒睡夢中，突然哭啼而醒，正好是「寤醒」矣！

黽 粵蚊

四季之中，最不喜歡深秋時段，下晝三點未到，已不見陽光，天色黑！路邊街燈未有咁早亮起，整個都市黑蚊蚊，了無生氣，像沒有希望的灰暗。

「黑蚊蚊」的「蚊」音正字，是「麻」，有「昏黑無光」的意思。粵音「黑麻麻」，除讀「黑蚊蚊」外，還可唸作「黑媽媽」，ˉ音之轉而已！

坊間，有研究廣東話的字書，將「黑麻麻」寫為「黑黽黽」，說「黽」是正寫。

「黽」，古書注音「蒙」或「猛」，現讀近音「蚊」，作「冥」解，即「昏暗」也！而「冥」亦特別指明是「夜晚」的意思，所以，這個「黽」字，只能用以形容「天色」或「時間」，例如「夜黽黽」[1]；而屋內無燈之「黑漆漆」，則定必要寫「黑麻麻」了！當然，硬要用「黑黽黽」，也不能算是錯。

中文文字分工精細，多一點、少一劃也區別頗大，但今人愛做差不多先生，不作深究的了！

註[1]：「夜黽黽」的「黽黽」，可唸「媽」音。

慦

粵癮

「癮」，音「引」，今作「積久成癖的嗜好」，古時，只解為「內病」，即「沒有表傷的病」。

當全港報章用「癮」字作「癖好」解時，惟獨《明報》堅持要用那個古字「隱」，原因是古書早有「隱君子」一詞。

今天的「癮君子」，是指「吸毒者」，但古代的「隱君子」[1]，只是「隱居的人」。而「隱」字的眾多解釋中，卻沒有一個跟「癖好」有關，故說「吸毒者」，即「隱君子」，是不通的！

「癮」字，被用作為「癖好」解，是清代的事，尤以中國人嗜煙（鴉片煙）成癖後，「上癮」一詞才廣泛流行起來。據文字專家詹憲慈考證，「好大心癮」的「癮」之正寫是「慦」。

漢朝字書《小爾雅》：「慦，願也，強也。」《廣韻》注音「魚覲」切，即讀「引」。「心慦」者，「心願」也，加上「慦」還有「憂傷」和「喜悅」的意思，正好補充「有強烈願景」的「心慦」背後之情緒反應。

嗜字成癖，本是「慦」，也可是患有內病的「癮」。

註[1]：「隱君子」的「隱」，讀音「忍」，而非「引」。

唅 粵up

心裏不舒服，但又有話說不出的時候，廣東話稱之為「心up」，現香港人俗寫為「心嗆」。

「心up」的「up」音正字是「唅」，原讀「邑」，本是「氣不順暢」之意，詞語有「唅慪」，解作「抑鬱不舒暢貌」；此外，「唅」，也是「嗚咽」的意思，《爾雅》注：「心唅，謂口不敢言而心竊嗚咽也。」

今天，是言論自由的開放世界，鮮有不敢言之語，而，心裏話說清說盡，也無補於事時，更甚「心唅」。

香港特區政府不顧後果地，用盡手段，急速拆掉天星碼頭，讓大局既定，追究無從的邋遢手段處事，使人想起黑社會電影講數場面：「咩呀！唔打都打咗喀！唔通畀你打番兩槌呀？」

天星碼頭的樣貌雖然消失了，但，香港歷史上，一定永久的記下曾蔭權、許仕仁和孫明揚這三個名字，讓後人景仰。

活在沒道德的社會，教人怎不心唅。

霄 粵漏

香港政府為要趕急拆天星碼頭，做成既定事實，不惜沒有經過行政會議批准，而特准建築商連夜施工，加速拆毀鐘樓；報載，一般有關夜間施工許可證申請，需時三星期才批核的，今次，卻即批即動工，漏夜完成任務，手法不光彩。

報章用「漏夜」一詞，即「通宵前的整夜」，簡單而言，是「連夜」之意。

「漏夜」的「漏」正字，是「霄」。《玉篇》：「霄，夜也。《詩》曰：『中霄之言』，中夜之言也。」

「霄夜」寫為「漏夜」，除「霄」和「漏」同音之外，「漏」也有「計時」之意，加上「漏」字的見報率高，所以，現坊間一致以「漏夜」代替「霄夜」；與此同時，亦有人會用「夤夜」一詞（「夤」，音「仁」），作「午夜」和「深夜」解。

偷偷摸黑工作，是怕「打得更多夜又長」的鬼祟行為也！

褞 粵纜

寒冬日子，北風突擊，氣溫驟降，出門前，媽媽大叫：「纜番條頸巾，先好出去呀！」即「圍好頸巾，方可外出」。

圍巾於頸的「纜」音正字是「褞」，又可寫為「幅」，作名詞用的時候，讀「漢」音，是「遮蔽耳朵的巾」，轉作動詞時，便讀「纜」，《集韻》注音是「胡南」切，是「用巾布遮蔽」也。

本是「遮蔽」的「褞」，現多了一層意義，是為「繞一圈」。

「褞頸巾」是「繞在頸上」；「褞圍裙」是「包圍身體」。舊時，還未有橡筋繩前，褲頭寬鬆，要用布帶圍腰綯緊，這縛腰帶的動作，廣東話就是「褞褲頭帶」了！

這個「褞」(或「幅」)，原是個傳統常用字，可惜，連近代編纂的中國字典(例如《辭源》)也不收錄，幸好它流傳在廣東話裏，仍未「死亡」，但卻有很多人將這類不見經傳的古漢字，硬視作為方言字，放在次一等的看待哩！

嘩！冷風好凍。

蠢

粵近音「古」

廣東諺語裏，常有精采貼切、生猛到肉的比喻，例如，指一個人呆笨不精靈，謂之「托杉都唔識轉膊」，即「腦袋不靈活」也。

今人說話，鮮用諺語，因句子長，兼話中有話，須花時間思考、消化，真沒這麼多閒情浪費。

現說一個人墨守成規，一成不變的，是為「死蠢蠢」。

「蠢」，讀「呼骨」切，近音「古」，《說文解字》注：「蠢，精戇也。」即「精明而戇厚」解，這很吊詭吧！「精明」與「戇居」應是對立的，怎可平排並列呢？徐鉉校錄：「所謂甚精必愚歟？」精過龍而變成蠢到死也！

「蠢蠢」是疊詞，加強其「蠢」意。「死」作「死寂」、「不動」解。

「死蠢蠢」，不是「死蠢」，而是「蠢到不懂變通」，再引伸為「因沒變化而沒生氣」。公務員的僵化工作態度，用「死蠢蠢」來形容，實無錯！

輝 粵運

我一直強調，做研究工作的，定必要有懷疑的思考能力，即是說，凡事不能人云亦云，把舊有的全盤接受；同時，也不可事事否定，樣樣重新追查。

甚麼不值得相信，甚麼可以信賴，那就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斷力了！

現坊間，形容「一個人為閃避某人而要繞路走」的，會叫做「運路行」。

「運」，雖然有「移動」、「轉動」的「運行」動作，但總是像缺乏了一種「蓄意地尋求另一條路去行」的感覺，我常問，為何「繞路走」會叫做「運路行」的呢？

經多年的查究，原來，「運路行」的「運」字正寫是「輝」。《廣韻》注：「輝，還也，車相避也」。「還」，在此解作「後退」；「車相避」，即「車輛為閃避讓路」，引伸為「繞路走」也。

做人，沒有問題問自己，便不會有進步。

谷翏音聊．空谷也 深也 空也（廣雅釋詁）

𧮫

粵 聊

有人來信問：「空無一物」的「空了了」之「了」音字，有沒有正寫？當然有，而且，不只一個，現我所知的，就有兩個：一是「寥」，一是「𧮫」。

「寥」，粵音注為「聊」，其實，可讀作國語的「了」音，它有多個解釋：「寂靜」、「空曠」、「稀疏」、「幽深」和「空虛」的意思，詞語有「寥寥可數」，講到尾，就是「空空如也」。

「𧮫」，同樣注音「聊」，作「深」、「空」和「空谷」解釋，與上述的「寥」字音義相近。

我手上有本舊線裝字書《吳下方言考》，內有「𧮫」字一條，說「吳中（即上海為主的地方）形容器中無物曰『空𧮫𧮫』。」相信，現我們所說的「空了了」，是受此上海語的影響。

中文字常有一音多字的情況，故一字有多個寫法，也是十分普遍，「空寥寥」和「空𧮫𧮫」俱算是正字，只不過，「寥」可以作人名的「姓」用，而「𧮫」卻不可！

幺兹 粵近音「蚊」

靠裙帶關係的籠絡行為，我們稱之為「攞衫尾」。

「攞」，近音「蚊」，是現代廣東自創的方言字，解作「拉扯」的意思。

廣東話裏，大多是有音就有字的，本毋須再造新字，上述那近「蚊」音的字，正寫是「幺兹」，古書早有記載：《廣韻》注音「北萌」切；《集韻》：「幺兹，繩以直物。」

何謂「繩以直物」呢？原來，「幺兹」本是古時工匠用墨斗醮繩，再把墨繩拉直，在物件或地上振彈一下，留有一條長長的黑直線記號，方便工作，這拉直振彈的動作，就叫做「幺兹」嘞！現引伸為「用手拉扯」。

「幺兹衫尾」，意取「牽着別人的衣角順行」，喻「憑關係取得方便」。

最後要提的是，讀「幺兹」為「蚊」時，要有重鼻音，不能單單的懶音「蚊」，記住！

訐 粵叉

看一本辦公室政治小說，內裏描述小職員向上司請辭，說：「你樣樣嘢都叉住曬，叫人點做呀？唔撈啦！」丟下辭職信，轉身離去。

上述「叉住曬」的「叉」，是「看得很緊」及「反對」的意思，其正寫應是「訐」，本作「疑心」解，並有「攻訐別人的短處」，和「揭發別人的陰謀」之意，現多引伸為「指摘」之用，例如：囡囡向爸爸撒嬌說「媽媽成日訐我，話我顧住傾電話呀……」

在家裏，鬧意見，還可以用言語對話解決，但，在比森林還要險惡的社會裏，隨時是有話說不清的，所以，難怪當今，坊間群眾只識沒有「言」字部首的「叉」字，而不知有「言」字部首的「訐」矣！

社會凶險，仍不及四面粉牆的一小丁方辦公室裏的人心運轉哩！

攦

粵近音「納」

廣告創作的第一規條，是要針對受眾的需求，除了考慮實用性外，還包括他們的品味和心理狀態。消費者的品味和心態，多是建基於他們的身份及知識。

有一個重資出擊的樓盤電視廣告，動用到環球小姐配上歐陸式婚禮盛況，想營造典雅氣氛，鋪陳一個高貴形象，似是吸納高檔次的富豪級買家；怎知，不久之後，這樓盤推出另一版本電視廣告，找來多位風水術士大肆吹噓，將之前那份皇者貴氣，一手抹走。

不知道廣告創作人是否要「大小通攦」，既想招引有品味的買家，又想「攦埋」一些想靠風水發達的小業主，作「攦」得就「攦」！

「攦」，近音「納」，本意是「用手理順一些東西（如頭髮）而握持」，現引伸為「順手拿取」，或「一手拿起（某些東西）」。

「攦」，在古時更有一個「搶掠」的意味！

殼 粵KOK

有讀者電郵來懷舊，說四、五十年前小時候，大人對頑劣小孩施以體罰的方法，有一種是屈曲中指，成三角形，即如武術名詞的「鳳眼拳」，瞄準百厭星的頭頂，狠狠敲下，那個動作，叫做「kok」，問我有無此音的正字！

有！怎會無呀！

這麼凌厲的絕招，幾乎是我等夭皮仔一日三餐食硬的常餐，永世難忘的哩！

「kok」這動作，正寫是「殼」，《説文解字》：「從上擊下也。」後來，段玉裁的《説文解字注》説：「殼，從上擊下，正中其物，確然有聲。」

「殼」，又是「堅硬的外皮」的意思，後作「殼」，《東莞縣志》：「謂皮甲中空者敲之，則作『殼殼聲』也。」

我原籍東莞，對上述的「殼殼聲」，比任何一個小朋友，有更深的「體會」啊！嗚嗚！

佬

粵 老

早前，香港特區政府推行一個甚麼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的東西，嘈吵一輪後，今天又無聲無息，不知「事後如何」呢？

《草案》中，赫聞稱外國人為「鬼佬」(或番鬼佬)，也可能算是違法行為，真得人驚，兼嚇破膽。

震驚的，不是被官大人喊拉喊鎖，而是心痛香港的高官不知香港未割讓給英國前(即未開埠前)，已有外國人自稱番鬼佬，在中國境內著書立說，有個法國佬Louei便寫了一本《番鬼在北京》(Le Fan-Kouei a Pe-king)，就非常著名及廣泛流傳。

「番鬼佬」三個字中，「番」是「外族番邦」的簡稱，「鬼」是紅鬚綠眼不似中國人也；「佬」是「成年男性」的意思。

若「番鬼」二字，屬歧視違法，那麼，「佬」這稱呼，更甚嚴重，因「佬」的正字意義，是十分十分卑賤和帶侮辱性的，不信耶？看下篇吧……

獠 粵佬

長久以來，廣東人慣稱「成年男性」為「佬」，沒何不妥吧！誰不知，這個「男人」代號的「佬」字，不是正寫，也不是個廣東方言字。

真真正正的「佬」字，有三個說法，一是「俜佬」的合音，二是「倒老」的合音，三是「獠」。

古時，「佬」沒有單獨使用，常與「俜」合用，併成「俜佬」一詞。「俜」，音「孝」，作「大貌」解，即年長也。一千五百年前的字書《玉篇》：「佬，俜佬也，大貌也。」是為「長者」的意思。

《東莞縣志》：「尉佗（即秦朝大將趙佗）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、老夫、臣，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『倒老』也，也音訛故又稱『都老』云……自晉以來，中原士大夫南徙與土人雜居，其稱土人曰『佬』。」

趙佗是秦二世派往南海的軍尉，秦亡後，自立為南越武王；到漢文帝繼位時，趙佗上書自稱為「蠻夷大長老臣……」才謙卑為臣。

有關那「獠」字，請再看下頁……

獠 粵佬

若香港特區政府以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立案，把叫「番鬼佬」、「差佬」定作侮辱和歧視的話，那麼，凡一切有個「佬」字的名稱，皆全部要禁用，話之你係九哥大佬，一律無面畀！

今天，廣東話裏的「乜佬物佬」的「佬」字正寫，是「獠」，此乃當時中原的統治者，心存偏見，在大民族意識驅使下，對其他少數民族的鄙視和施威，而作出及賦予的侮辱性稱號。

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：「廣州謂平人(即百姓)曰『佬』(有說是「狫」)，亦曰『獠』，賤稱也！北史周文帝討(伐)諸獠，以其生口為賤隸(即奴隸)謂之壓獠，威壓之也。」

除「犬」字部的「獠」之外，還用有野獸含意的「豽」(音「寨」)字的「貗」來替蠻夷命名。《玉篇》：「獠，夷名。」而《廣韻》：「貗，西南夷名。獠，同貗。」

最後要提，「獠」可讀「遼」音，是「兇惡醜陋」的意思。

尻丘刀切音嚎或考平声脾也
从尸九声故廣東音為「夠」
髀.俗云屁股也

尻 粵「夠」上調

二〇〇七年一月九日，《星島日報》報道，有新手機為追上潮流，在「手機字庫(內) 有粗口 (廣東字)」，方便用家輸入，因而引起社會關注，教育界及道德團體指此字款服務，會變相宣揚粗口文化。

正路而言，説粗言穢語，實屬不雅，但「粗口」也是文化之一，不管三七廿一，將之禁絕，亦是不可能。

被定性為廣東粗口字的，其實，來來去去只得五個字，其中四個是名詞，一個是動詞。四個名詞裏，三個是男性的性器官，一個是女性陰部。

日本電視劇《一公升眼淚》的女主角澤尻繪理香的姓氏「澤尻」之「尻」，原是中國漢字，古意是「臀部」或「肛門」，國音讀近「敲」，古粵音原是「夠」的高音，不過，亦有港人為了忌諱，改讀為「敲」，以免不雅。查實，「尻」字，並非上述五個廣東粗口字之一。

日本的「尻」，讀Shi-Ri (絲莉)，作「圍繞肛門附近」解，也是「屁股」的意思，日本服的「尻」，是蓋着屁股部份的裙腳。

中國人的文化，在中國土地上禁用，反而，在別處落地開花，大放異彩，悲哀也。我絕不希望禮失求諸野。

螯 / 舡

粵近音「鋼」

有讀者電郵來問「依牙鬆槓」四字的正寫。

「依牙」的正字是「齦牙」，即「露齒」也，我在第十六頁寫過的了，不再贅述。

廣東話的「鬆槓」(音)，是含有「手舞足動」的意思，因其「鬆」字正字，解作「鬆綁」；加上，有說「鬆槓」的「槓」字正寫，原是「蟹箝」解的「螯」。

一般字典，將「螯」注音為「敖」，查其粵音可讀近音「鋼」。廣東人愛將「蟹箝」，稱做「蟹螯」。

因「蟹螯」是螃蟹的雙手，所以，「鬆了綁的螯」便喻為「兩手任意舞動」也。

誰不知，「鬆槓」並非「鬆螯」，其正字是「聳舡」。

「聳」，是「高舉」或「短暫而迅速地向上抬或向前移」的意思。

「舡」，音「鋼」，作「舉物」解，通「扛」(「用肩膀承物」也)，探其意，實是與「聳」同。

「聳舡」者，即「聳聳肩」的動作。

觀棋有例：「旁觀者，不得齦牙聳舡」，是指「請勿騷擾」也！

⿰骨甹 傍丁切 音娉 肋骨
⿰骨甹骨 廣東叫 Pan 骨

⿰骨甹 粵pan

好多人都不知道「挨pan椅」的真正寫法是怎樣。

「埃」音的，應是「依靠」意的「挨」。

「挨pan」的「pan」音正字，坊間有兩說法：一是「⿰骨甹」，二是「凭」。

「⿰骨甹」，粵音「pan」，是「肋骨」也。有說「挨pan椅」的椅背形狀，好若我們胸壁兩側那對扁而彎的長形脅骨(即⿰骨甹骨)，遂以名之，是為「挨⿰骨甹椅」。

另有學者說「挨pan椅」的真名是「挨凭椅」。

「凭」，音「朋」，可作「憑」。不少字書說當「凭」與「憑」同作「依靠」和「倚仗」時，兩字是相通的；其實，「憑」字除解「靠着」外，還有多個注釋，例如：「依賴」、「任隨」或「根據」；而「凭」，只得一個「挨凭」之意，其「挨挨凭凭」還有規定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凭，依几也。」即「靠在几(矮小的桌子)，或欄杆等物體上。」

「挨挨凭凭」的「凭」，粵音要讀「笨」。

我覺得「⿰骨甹」與「凭」都不是「挨pan椅」的正寫，它應是「背」，何解？因「挨pan椅」的「pan」，中文是叫做「靠背」，國音讀「背」，是bèi，與「pan」一音之近也。

譊 粵鬧

廣東話指二人爭執對罵，謂之「鬧交」(或「嗌交」)。

當全世界都知道「鬧交」之「交」，是「吵架」之「架」字的轉音時，卻不知那個「鬧」，也不是正字。

「鬧」、雖有「嘈雜」、「諠譁」和「擾亂」的意思，但卻不是「鬧架」的「鬧」音正寫，其原字是「譊」，本讀「撓」，即「打撈」之「撈」音，是「聲大而嘈吵」之「喧呼聲」，詞語有「譊譊」，解作「諠譟爭辯聲」也。

「譊」，不是廣東方言字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譊，恚呼也。」後來徐鍇注釋：「譊，聲高譟獰也。」而《玉篇》更說：「譊，爭也。」

粵音「撓」的「譊」字，與「鬧」的音義相近，遂令廣東人將「譊架」，誤寫為「鬧交」。

「鬧」解為「爭吵」，是近代接受了之事，不能算錯，相反，若我們寫「譊架」代「鬧交」，唔俾人「鬧」就有鬼矣！

唲 粵嗌

我必須謙卑地指出，雖然，我每日在報章說文解字，但務求各位不要視我為文字專家，因實在受唔起，頂唔蒲。自己知自己事，仍有很多字，我係唔識的哩！

噎！好似今篇要說的這個「唲」字，據《廣州話本字考》說，此乃「嗌交」的「嗌」本字，但查遍字書，「唲」字只通作「呃」。

「呃」，是「氣逆作聲」，或嘆聲詞之用；現坊間俗作「行騙」解（「騙人」的「呃」音正字，應是「讋」），看來，這「呃」與「叫喊」的「嗌」字無關吧！

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唲，喔也」。「喔」，讀「握」音時，是「鷄叫」聲；另讀近「啊」音時，則是感嘆詞，也是與「爭吵」無緣。

「嗌」字本身，讀「益」音，是「咽喉」的意思；另有一音「ai」（即「嗌交」的「嗌」聲），卻解作「咽喉塞住」，又是跟「相罵」絕緣。

「嗌交」的「嗌」字正寫，下頁再談……

欸 粵嗌

「嗌交」者，「吵架」也。單音一個「嗌」字，不一定是「爭吵互罵」，因廣東話的「叫」，也謂之「嗌(音)」。

不要以為「大聲叫喊」，才是「嗌」，原來，稱呼別人，亦是「嗌」，例如，舊時，父母着子女向長輩問安，會說為「『嗌人』啦！」或「『嗌聲叔叔啦！』」算是打招呼也！

有朋友說，「嗌交」的「嗌」，正字是「欸」，並引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訾也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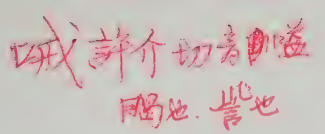
「訾」，音「指」或「耻」，是「詆毀」之意。而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則說「訾」字是「呰」字之誤寫。

「呰」，音「指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苛也」，即「詆毀」和「誹謗」之意。

那位朋友說：「欸」，就是生氣時，用不堪入耳的話語斥責和詆譭對方，也就是廣東人所說的「嗌交」嘞！

查實，「欸」，很少作「嗌交」用，反而，多為「嘆息」意的「嘆詞」，即與我們常見的「唉」字通。

有關「嗌交」一詞的研究，請看下頁……



喊 粵嗌

「嗌」字，是「咽喉」及「塞住喉嚨」(或喉痛、喉病) 的意思，與「爭執」無關。

前文，我說，有人話「嗌交」的「嗌」字正寫是「欭」，另外，中文字海裏，有個與「欭」近音同義的字，是「喊」，《廣韻》注「許介」切，粵音讀「械」。《玉篇》：「喊，喝喊也」，即是「嚥喝」和「呵斥」之意。《集韻》：「欭，或作喊」。

我們在香港長大，不論老師教的也好，自己看書學回來的也好，一直知道廣東話的「打交」、「嗌交」的「交」，書面語應寫作為「打架」和「吵架」的「架」，但《廣州語本字》的詹憲慈卻指說：「交之相詬，俗謂之嗌交，字亦當作喊交，所謂喊交者，交喊之倒文也！謂交之相喝，喊也！猶交打，俗呼為打交也！」

詹先生是粵方言訓詁大師，其論證甚具參考價值。不知道，還有沒有「嗌交」的相關資料呢？歡迎各位來信討論。

撱 粵side

香港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內，斥責他人只講願景，而不顧現實和執行；與此同時，卻爆出身為天主教徒的曾弟兄，請來風水先生替他居住的禮賓府佈局設陣。

粵諺有說：「風水佬呃㊀你十年八年」，意即風水佬的意見，是一個摸不到、看不到的超現實「願景」而已！

有雜誌大肆報道，說乖乖的曾特首十分言行一致，對風水先生言聽計從，執行其「倒騎龍」大陣九招，可惜，有膽做，無膽認的曾弟兄，至今，仍不敢直認「睇過風水」哩！

廣東話有一詞「撱氣」。「撱」，音「side」，本是「散失」的意思，現引伸為「浪費」和「糟蹋」解，坊間俗寫作「嗮」。

「撱氣」，除了是「浪費氣力」之外，也意中有意的指「說來也是無謂」也！

風水佬現身說替特首官邸把脈擺陣，不是為了曾先生，而是關係着全香港的福祉命運云云，吓！原來不是港人理性治港，而是風水治港。真係撱氣。

註㊀：解作「詐騙」意的「呃」字正寫，是「謢」。

捼 粵「拗」高聲

香港特區官員的工作能力之低，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捼爆頭。

「捼」，讀「拗」高聲，可與「拗」通用，即「折斷」或「扭彎曲（某物）」的意思，而在廣東話裏，則多作「屈曲手指去抓」，例如「搔癢」，就叫做「捼痕」。

「捼頭」，字面意，是簡簡單單的「搔頭」，但因人類本能習慣，每遇想不通猜不透，滿腦子疑惑煩惱時，便會自然地伸手去捼一捼頭皮，所以，香港話的「捼頭」，引伸為「摸不着頭腦」也。

「捼爆頭」，是加強「找不到答案」的「捼頭」效果。

當全港七百萬人早在一年前已知道三月廿五日，是新一屆特首選舉日時，那個叫林瑞麟的政制事務局長，竟事前沒有按慣例，訂好灣仔會展中心作選舉場地，臨急臨忙地（在三月初公佈）改往「無雷公」咁遠的赤鱲角去，這樣的工作表現，還未被強調問責制的香港政府炒魷魚，還讓他連任，你哋話，捼唔捼爆頭吖！

拗 粵坳

前文談「揿」字，提及它與「拗」通用，而「拗」字則有多個讀音，不同的讀音，就有不同解釋。

「拗」，讀「ao」高去聲時，有若「坳」，如我們常言的「爭拗」之「拗」聲。

「爭拗」的「拗」字，正字是「謳」，作「言逆」解，即「說拗話」。

「拗」有「扭彎曲」的意思，「說拗話」，即「說反話」也。

「拗頸」，也可稱之為「頂頸」，兩詞有些微分別，「頂頸」，純是「頂嘴」的「口舌之爭」，而「拗頸」，除言語爭辯外，更多含「為反對而反對」的「死要謳」。

「拗」，音「ao」高上聲時，便是「折斷」或「屈曲」的意思，球場術語常聽到的，是「拗柴」，即「腳踝扭傷」也。

「拗」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讀音：「jau」，近「休歐」切，《粵語古趣誤讀編》的作者黃氏考究說：「粵語『左拗仔』，就是左撇子。」是否正確呢？待查。

粵諺有說：「謳多無謂，食多會滯」，指和諧最重要，比起甚麼「親疏有別」，來得更有人味和智慧。

㞭步木切音僕 㞭㞭猶僕僕

㞭

粵 撲

廣東話有「頻撲」一詞，意指「繁忙」及「四處奔走」，簡單而言，就是「奔波」。

「頻撲」的「撲」音字義，給人的感覺，是「急快」而「操勞」，並有「走來走去」的樣貌，但是，字典裏的「撲」字多項解釋中，卻沒有一個如上述的意思，與此同時，中國四字詞有「風塵僕僕」一條，其「僕」字，多解作「傭工」，讀「瀑布」的「瀑」音，但這兒唸作「撲」；「僕僕」者，又似有「奔波」、「操勞」之意，查實，是「煩擾」和「勞煩」解。

「風塵僕僕」，即「旅途勞累」也！真正「走來走去」，「急忙奔跑」的「撲」音正字，是「㞭」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㞭，行㞭㞭也。」清代桂馥的《說文解字義證》：「《集韻》：『㞭，行促迫也。』讀若僕者，所謂僕僕道途也。」即是說，「㞭」是行走促迫的意思，讀「僕」（音「撲」），與「風塵僕僕」一樣，途中奔波也。

記着，廣東話的「㞭嚟㞭去」，是用腳行走，而非飛身的「飛撲」啊！

竇 粵貢

文字訓詁學中，有一幫專門在古籍裏鑽，愛用舊資料審視新發現，以字典的紀錄，作為研究的證供和標準，這類人，我們稱之為「字典派」。

過份依賴和深信字典，會好容易忽略了現實處境；語言和文字，多由生活的習性衍變而成，研究某種語言文字，最好是融入其社系，活在當中。

研究粵方言的圭皋《廣州語本字》說：「摓，讀若貢，動也。」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摓，動摓也。」《廣雅》：「動也。」

「動摓」者，是「動搖」的意思，那「摓」即是我們「四處走動」的「周圍貢」的「貢」音正字？未必喎！廣東話那個「貢吓貢吓」的「貢」音字，除了是「郁動」外，還有「竄動」之意。

「竇」，音「貢」，解作「挖」和「鑽」，是「挖土剜牆」和在「洞穴泥土裏鑽動前行」的意思，這才是真正的「貢貢吓」。

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

惰 粵郁

前一篇，寫「周圍竄動」的「竄」(音「貢」)字時，提及「郁動」一詞。

廣東話「郁動」的「郁」音單字，本身已是「動」的意思。「周身郁」，就是全身抖動也。

這「郁動」的「郁」字，是坊間俗寫，其正字有多個說法：

一、「逳」：《廣州語本字》說「逳」，音「郁」，作「轉動」解。《方言》：「逳，轉也。步也」。《廣雅》：「逳，行也」。

二、「惰」：《康熙字典》：「惰，音育，心動也」。

三、「恧」：《粵語古趣談》：「恧，是心juk juk的juk」，粵語把「心動」的「恧」引伸為一切的「動」。

四、「蠕」：《廣東俗語考》：「蠕，讀若郁，微動也」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動也」。但「蠕」字，普遍讀作「如」，是「蟲類慢慢地爬動」的意思。

五、「俶」：《廣東番禺縣志》：「《廣雅》：俶，動也。俶手，即動手也，俗讀俶若毓。」但「俶」字平常唸「促」音，作「美善」解。

哪個「郁」才是正字呢？我未知，你呢？

幗 粵利

在《廣州話俗語歇後語》一書內，看到「有風駛盡幗」一條，其解釋：「有風便把船帆放盡來用。諷刺人有權力時，便使盡威勢，不留一點餘地。」

一直以來，全世界都說沒有「幗」這個字，香港政府的常用標準字庫裏，到最近才因電腦技術發達，新造了個「幗」字。中文漢字裏，原先真係沒有「幗」字，它是廣東人自創的簡化字，本來的正寫是「幗」。

「幗」，作「帷幔」解，即「帳幕」或「帘布」的意思。

行船時，隨風揚起的帷帳，叫做「帆」；而「帆」與「翻」近音，遭船家忌諱，遂改用與「利」音相似的「幗」。由於「幗」是個少見的古僻字，廣東人便發明了「幗」字代之。

二十四小時都係特首的曾蔭權，公然在辦公時間內，用政府資源去巡視他那個以私人身份參選新一屆特首的競選辦事處，正正就是「有風駛盡幗」的最佳典範，應記下來。

敨 他口切音斗
展也

敨

粵 唞

俗語有話「吊頸都要唞吓氣」，即是「無論多忙碌，也得抽空歇息一下」。

「唞」字，是個俗寫，正式「休息一會」的「唞」，有多個寫法：

「呴」，國粵音皆讀作「虛」，解為「呼吸」或「吼叫」，當讀若「透」音時，則是「喉中喘氣聲」。

有研究者說「心有鬱抑張口出氣，便謂之『呴』(呴，大氣) 也」。這只是「抒發」，而無「歇息」意，算不算是正字呢？

「敨」，讀「頭」去聲，《集韻》：「敨，展也」，引伸為「伸」或「舒」；「敨氣」，便是「送出一口氣」。《簡明吳方言詞典》：「敨氣，動詞，張口呼吸」。也不是「休息」。

「抖」，常唸「豆」音，《水滸傳》內多次出現「抖氣」一詞，作「吐氣」解，應與上述的「呴」和「敨」同義吧！

「呴」、「敨」或「唞」的「伸一口氣」，皆由「短暫的歇息」，而引伸為「停下來休息」。

一個人，二十四小時不斷亢奮冒進，唔死都會亂講說話的，還是早唞吧！

橛 粵「拳」入聲

人類建巴別塔，想直達天庭，因而觸怒上帝；祂毀滅巴別塔後，更將眾人分散異地，各說不同的方言，再沒法同聲同氣，用統一的言語溝通。

獨裁專政的秦始皇，因不認識耶和華，故此，逆天而行，敕令天下車同軌、書同文，將中國各地語文整理歸一，便於交流，其實，是為了易於管治。

廣東歇後語「水瓜打狗——唔見咗一橛」，字面意是「用脆弱的絲瓜打狗，定必斷為兩截，只剩下手持的半截」，現引伸到生意失敗，蝕了錢，「沒了一大半資金」解。

「橛」，讀作「拳」入聲，近「決」音，本是「短木樁」，也指「被分割開的一部份事物」，例如「說話一截截」，便是「欲語還休」，或「語焉不詳」的「講到一橛橛」也。

廣東人用「橛」，國家規範字則要用「截」，這是禁用方言的一個措施，不知是反對上帝意旨吖？或認同秦始皇的管治理念呢？

冚 粵憾

香港經典愛情片《秋天的童話》，被廣管局評為「粗口電影」，下令要刪掉片中粗口，方得重播，我在此請求香港特區政府列明所有他們認為係「粗口」的詞彙出來，並解釋清楚各詞的來源和用法，以正視聽，好等全港市民有法可依。

廣管局指摘《秋》片的「粗口」中，有一個詞「冚家鏟」，這個讀「憾」音的「冚」字，很多人說這是廣東方言字，究竟，情況如何呢？

現坊間，大家都接受了「冚」是解作「全部」的意思[1]，例如可讚可罵的「冚家富貴」便是矣！但，「冚」字也另有解釋的，它可作「蓋」意，並轉讀與「大衿姐」的「衿」音。

「蓋」用作「動詞」時，是「覆蓋」也，例如「冚被」叫做「蓋被」；當「蓋」作「名詞」用時，它就是「封口的東西」，例如「茶杯蓋」；而「牀舖」便叫做「牀冚」。「冚」字作「蓋」意時，它正寫是「幫」。

此外，有說，解為「全部」意的「冚」[2]字，其實，是變自「闔家安康」的「闔」字，原讀「盒」，跟粗口無關。

註[1]：若「冚」字作「全部」意時，其正字是「咸」。

註[2]：我的舊作《正字正確》，曾有討論。

揨

粵隊

廣管局將《秋天的童話》內的一句對白「隊冧佢」，列作「粗口」，下令電視台要剪掉，方可再播；那麼，「隊冧」，是甚麼一回事，要列為「禁語」呢？

「冧」，有「倒下」的意思；「隊」音的，是「捅」也，其正寫是「揨」。「揨冧」，即「用利器將人刺倒」，算是暴力語言。

「揨」，粵音「隊」，除了被認定是「用刀捅人」之外，其實，「揨」還有個非暴力行為動作之意，就是「伸出」，例如：「揨隻手出嚟」！或「揨隻腳入條褲筒裏」。

有關「揨」這個字，古字書裏，只得《康熙字典》有記錄，近代的《漢語大字典》則解作「排」也！到現今曾子凡先生編著的《廣州話、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》，才有上述兩個解釋。

「揨冧」，不一定係「戳刺傷人」的，當今流行語的「揨冧」，多作「灌醉酒」解。「飲酒」叫做「揨酒」，或更粗野的「劈酒」。廣管局諸公太無知兼與社會脫節了！

冧 粵laum

「坍塌」、「崩倒」者，廣東話稱之為「冧」。

有趣的是，這個「冧」字，縱使現今廣為所用，但卻從沒有字書字典正式承認過它的正字身份，只視作為「廣東方言字」，話之你「死人冧樓」，或「天崩地冧」。

大多數人看到「冧」字，只會聯想起「倒冧」的「冧」(laum)，但香港報章雜誌則廣泛用「冧」這個字，作不同的演繹，並有不同的讀音，例如：「花蕾」寫做「花冧」(高去聲)、「甜蜜」是「冧到痹」(高去聲)、「疊起擺放」則叫「冧高」(低去聲)，甚或賭場術語的「冧莊」(即「連莊」)，都是用「冧」這個沒有身份的字。

究竟，「倒塌」的「冧」，與其他「冧」音字，有沒有正寫的呢？

「倒下」的「冧」，我只懂這「冧」字，若讀者們另有發現，請來言賜教。

「冧」的常用語有「冧偈」(好多人誤以為是「冧計」)，這個「偈」是「車的引擎」之意。「冧偈」是「引擎失靈崩壞」，意指車壞了，彈動不得，後引伸為做事時，所有方法用盡，無計可施也。

此字查「弓」部
马 戶感切 含上声（音撼） 胡南切 音含
嘾也 草木之華未發函然（說文马部）

马

粵 冧

「花蕾」，廣東話叫「花冧」(laum的高去聲)，《廣州方言詞典》說「花蕾」的「冧」音字，是借用了「室深」意的「窞」字。

「窞」，本意「深」也，多指「屋宇深邃」之貌，宮室門房一沓沓者，就是叫做「一窞窞」(音「倒冧」的「冧」)。

《廣東俗語考》則說「王宮沈沈然，深者」的「冧」音正字是「戡」，讀「林」去聲。

「花冧」的「冧」字正寫是「马」，從「乙」字部首，本讀「含」，《說文解字》作「草木之花含而未發放」之意，其後段玉裁注為「花朵未放之蓓蕾」。

另一個粵音讀「马」，解作「喜歡」、「甜蜜」、「舒服」和「滿意」的字，有說是來自英文譯音[①]，但報章卻常以「冧」字代替，例如「冧到痹」，即「高興到不得了」，並且，還是多用作形容「愛戀」之事。「冧唔冧」，就是「滿意不滿意」也。有人說「冧唔冧」是很粗鄙的，我倒想知因由……

註[①]：馮禮慈於1995年12月18日《經濟日報》專欄「不如從心開始」內說「冧」是英文numb的音譯字。Numb本是「麻木」的意思，引伸為令人「瘟沌」、「呆笨」也。

寮 粵冧

把物件「重重疊高擺放」，廣東話叫做「laum (低去聲)」，坊間寫為「冧高」(或「冧起」)。

「疊起擺放」的「冧」音字，各家各說，我搜集在手的，就有三個：

「寮」，《廣州語本字》引用《改併四聲篇海》注釋的「寮，聚也。」並解說為：「寮起者，聚物使高也。」

「罾」，《廣州方言詞典》說「罾」字有三個解釋，分別是：一、「摞」(起來)，多用於大件的笨重東西，例如：「將幾隻箱罾起」，或「罾人堆」(疊羅漢)；二、「堆積」也，例如「工夫罾」(成堆工作)；三、量詞，例如「一罾磚頭」。但古書字典一律作「積柴在水中以聚魚也。」是否將「積聚」意引伸為「疊起」呢？

「揪」，《粵語同音字典》說是「堆疊、升起」的意思，並說同音的「罾」字也有「積聚」意。但字典則解作「打」和「殺」意，而無「串起物件」之解釋。

哪個才是正字？待高明指教！

醭 粵霍

現今中文，以白話文為標準，而白話文又以規範普通話為基礎，普通話則偏重「普遍性」，並摒棄各地方言；本來，語文統一是方便生活溝通，應是好事，但同時，卻又破壞文化。

家陣，看到不少人描述「物件因腐壞而在表面生了一層白膜」的「發mou」，寫為「發霉」。

「霉」，音「梅」，本作「黴」，解為「物生潮濕生菌而變質變色」，這只是「普通性」的中文，但仍不是真正的「發mou」。

有說「發mou」的「mou」字正寫是「醭」，因它是「酒、醋及他物因腐敗或受潮後，表面所生的白霉」，這比對上那「霉」字的解釋更具體吧！但，此亦不是「mou」的正字，因「醭」，讀「霍」，是「沙塵白醭」的「醭」。

「白醭」者，浮於「酒水」(或物件) 表面的微菌，與「沙塵」一樣沒重量，故說人輕浮，虛有其表的，皆是「沙塵白醭」也。

「發mou」的「mou」字正寫，下一篇續談……

殕 粵mou

方言，除了是一個地域的本土文化外，還有團結向心力的功能，全球各國皆努力保護這些「文化遺物」，乃尊重人類文明的表現時，也藉此維繫各族群的凝聚力，可惜，中國政府卻不斷推出打壓方言的語文政策。

前文，說「規範中文」將「物件腐壞而生白膜」的「發mou」，寫為「發霉」，那又怎較廣東話那個「mou」的傳神、正確呢？

廣州話專家詹憲慈說：「mou」的正寫是「皽」，因它是「物上白醭也」（「白醭」者，物因腐敗或受潮後表面所生的白霉），但，查實，「皽」字讀「檸檬」的「檬」音，「白皽皽」只是「白色一片」而已！

「Mou」的正字，應是「殕」，《集韻》：「物敗生白膜也。」《廣韻》注音「殕，芳武切」，古音「fou」；而古時的「f」音，又可轉「p」音的，「fou」便可讀作「pou」，南傳粵音變成「mou」??

「殕」，不是廣東方言，本是古漢字，只因在北方不流行，卻面對被中國「規範語文」的淘汰，這就是我們中國近代語文政策的一大「功績」。

嚂 薄官切 音盤
以言難人（廣韻）

嚂

粵 盤

每日，在報章說文解字，不是好為人師，教化大眾，只是希望一字一字的疏理和紀錄，為後來的文字研究者作前期的資料搜集，好讓他們省掉更多時間，做更偉大和艱巨的工程，所以，凡有讀者來信查問，我懂的，都會「盡量」回覆的！

今日，有人電郵盤問我，問為何「盤問」一詞，要用「盤」這個字？因「盤」，原是「一種敞口扁淺的盛器」，跟「查問」有何關係？

現今的「盤問」，古時的正寫是「嚂問」。

「嚂」，音「盤」，是「以言難人」之意，後作「盤」。

「盤」字，除了是「扁淺的容器」外，還有很多解釋的，此處不贅述，有興趣的，自己去翻字典吧！

我每日在報章談文論字的另一目的，就是希望可以挑起更多的人對中國文字之興趣，從而反思一下咱們中國文化盛衰的因由……

盆 粵餡

茶餐廳或大牌檔，裝修簡陋，沒鋪地氈外，地面更會高低不平，令餐檯四腳不能平均着地，經常搖岌岌，廣東話稱那塊地「餡」咗！

物件不平的「餡」音正字，是「盆」，《集韻》：「盆，器中不平」。

本來，「盆」是指「平面」的東西「隆起」兼「凹陷」，後引伸為「凡物件彎曲」，也可叫做「盆」，例如一條電線不筆直，有點小折紋，都算是「盆咗」。

香港俗語裏，有一詞，形容「極度害怕」的，是叫做「盆底」，即「心底裏發抖」也。

這「盆底」的「盆」音字，我相信應是「用手搖幌」的「撅」字。

「撅」，原讀「傲」低去聲，本作「動」解，現為「大力搖幌」或「逼供」之意，例如「佢唔講，撅到佢講為止」。

廣管局指摘《秋天的童話》為「粗口電影」，被廣泛批評後，個多月來，負責人仍龜縮得不敢出來回應半句，那不知是「盆底」？或是「撅骨」呢？

禡 粵牙

舊曆年前，經過一間理髮店，門外貼着一告示：「尾禡後，不加價」。

中國人十分重視過年，所以，新年前一定清潔家居，及整理個人容貌，換新衫外，還須剪髮妝扮。

舊時，年尾幾日，所有理髮舖會坐地起價，由尾禡那日起雙計，至年三十晚的三計都有。

上述「尾禡」的「禡」，正字是「牙」。不要以為「禡」字，有「禮衣邊」的「示」字部首（這「示」，不是讀「事」，而是音「其」），就是正字，雖然，「禡」是「古代行軍在所到之處祭神」的意思，但並非我們「做牙」的正字哩！

「尾牙」，是指「最後一次『做牙』」。

往昔，老闆包員工伙食的年代，平日多是小菜飯，但每月（農曆）的初二和十六那兩日，老闆會給伙記下屬食肉，或說是較豐富的餸菜；同時，老闆更會順便用以祭拜門神土地公，這就叫「做牙」，又叫「牙祭」。

每年第一次的「頭牙」，是二月初二；「尾牙」則在十二月十六！現今，北方話的「打牙祭」，即廣東人的「打牙骹」（音「較」），與朋友圍檯閒談也。

稍七消切音倉
禾穎也

稍 粵昌

地球溫室效應所致，氣候反常，冷熱失調。

報載，二〇〇七年香港的除夕日，有二十四度，是三十八年來最高溫的一遭。

天氣持續酷熱，最受影響的，是每年一度靠花市謀生的花農。年花早開，不應景，白費一年工夫，兼血本無歸。

年花之中，以水仙花最清香雅淡，金黃秀麗，所以，頗受中國人喜愛；但是，要水仙花適時綻放，則大有學問，先要懂得擇日鏟水仙頭，讓其有足夠日子「標芽」及「生長」，方可不遲不早地應節開花。

「鏟水仙頭」很講技巧，一棵水仙花能生出幾枝花幹，就是靠鏟時的落刀位置。廣東人稱長出的花幹為「昌」音，正字是「稍」，現不少人誤寫作「菖」。

「稍」，本作「禾穎」解，現是「初生的茁芽」。

人類，再不重視環保，將來苦的，不只是花農。

穮 粵標

前一篇，寫鋬水仙頭，要懂得落刀位置，讓其「發芽」，我用了「標芽」一詞。有指「標芽」的「標」字，是「颱起」的「颱」字，另有人說是「摽梅已過」的「摽」……

「標芽」的「標」字，正寫是「穮」，作「稻苗秀出」解，即廣東話的「青」，古語稱做「放穮」。

因「穮青」是「植物『穮』出新枝青頭」，引伸為「發出嫩芽」者，謂之「穮芽」。

而「穮青」者，更喻為「出類拔萃」、「出眾」和「出色」之意。

「颱」，音「標」，可寫為「飆」(或「飇」)，同解作「疾風」，分別在於「颱」，是從「下」而「上」去的；「飆」則是從「上」而「下」走的。

「飆」作「疾跑」意的正寫是「猋」，本是「犬奔跑」的意思，也可解「疾風」，與「飆」通，台灣有「狂飆一族」的飛車黨。

「摽梅」，不是梅「穮」了出來，而是「摽」作「落」意，即「梅熟而落」也！

糍 粵遲

新年時，媽媽會做幾款過年應景食品，通常有煎餸(俗寫為「煎堆」)、角仔、糖糬之外，另有平常可食到的「糯米糍」。

「糯米」，是一種帶黏性的稻米。

「糍」，音「遲」，本來叫「糍粑」，後單音叫「糍」，是一種用糯米蒸熟搗碎後做成的糕點食品。

驟眼看，「糯米糍」三字皆是正常，無問題的吧！但，原來……

「糯」，是個俗寫，其正字是「稬」，或「穤」。

而「糍」，也是個俗字，正寫是「餈」，亦可寫為「餈」，或「糍」。

中國文字，有不少是一音多字，及一字多音的，同時，更有一物多名，一名多寫；所以，當看到有人自認是中國文字專家時，我會替他擔心，因為，講實話，世上是沒有人全識得曬近成十萬個中文字的！學海無涯呀！老友！

笮 粵 紮

雖然，同是中國人，但南北兩地民眾的過年習俗，仍有差異。

北方人傳統在年三十晚除夕夜，已開始進行拜年活動，一是向諸神、祖先上香叩拜，二是向在生的長輩敬安，按例，在年夜飯後，全家闔府，由小輩向長輩叩拜，而老一輩的會給晚輩一些教誨和鼓勵語，並贈予紅封包，這叫「壓歲錢」。

《燕京歲時記》紀錄說：「以彩繩穿錢編作龍形，置於牀腳，謂之『壓歲錢』。尊長之賜小兒者，亦謂之『壓歲錢』。」

廣東人的利市錢，並無「壓歲」這習俗，卻有「笮袋」的觀念。

「笮袋」者，即「有錢充塞袋裏」，喻「常滿」和「有餘」之意。

「笮」，音「紮」，通「壓」、「窄」和「榨」。嚴格來說，「重物從上壓下」的，其正字應是「迮」，我曾在舊作《正字正確》寫過的了，不再贅述。

豝 邦加切音巴
牝豕也 大豬也

豝

粵 乸

「豬」的本字，是「豕」，音「始」。「家」字，是「屋頂下有隻豬」，這意味着農業社會係要有飼養牲畜的，否則不算是一個完整的家。

除上述兩個常用字外，大家可有見過「豝」這個字呢？

「豝」，國音讀「巴」，《説文解字》：「豝，牝豕也。」即母豬的意思。

《東莞縣志》：「牝豬謂之肥，俗字，當作豝。」即是説，「豝」字可寫為「䏶」。

「䏶」，本是一個訛字，正寫是「毑」，國語讀音為「姐」或「解」，是「母親」或「姐姐」之意。

《廣東新語》：「凡雌物皆曰䏶。」那麼，這個「䏶」(或「毑」)，跟廣東話有何干呢？

説清楚，「毑」字，正正是現今香港人寫的「乸」，並從母豬引伸為凡雌性的動物都叫「乸」，例如豬乸、雞乸，甚至人類，也分公乸，有説：「要仔唔要乸」，或稱「惡老婆」做「老虎乸」。

尪 粵撬

六十年代，戲院門外，常有人擺棋檔搵食，既定的殘局，訂下規矩，紅棋先行、和棋黑勝，五毫子一鋪；現今，鮮見戲院門外擺棋局矣！連戲院都無人幫襯，還說甚麼旁支小生意呢！

「象棋」一詞，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漢的《楚辭》已曾收錄，棋盤內的河界，可能受楚漢相爭影響，故稱為「楚河漢界」。

「象棋」由誰發明，則無從考究，但各棋子的行走方法、卻有規範，當所有的棋子是直線走動時，「馬」、「仕」和「相」卻只能斜走，例如，「仕」沿口字內斜線走，「相」是田字型對角走，「馬」則行日字。

下棋時，令「馬」動彈不得的絕招，可算是「尪馬腳」，即在「馬行日」之前，在其旁（「日」字之間），先着一棋子，馬便不能行也。

「尪」，本音「料」，是「走路時，足脛相交」，及「用足鈎之」的意思，現坊間俗讀和誤寫為「撬」。

社會急速發展，民生習慣也隨之易變，文字語言的讀寫也在變，大家只懂「撬」，而不知「尪」了！

谷古著切口上阿也言角
即谷字

谷 粵近音「鋸」

各位，未看內文前，請先睇清楚版頭的「谷」字，頂部位置的頭兩筆，是相連黏合的，它不是「山谷」的「谷」字，因「谷」字的頭兩劃，是分開的。

本文所講，這個似「谷」字的「谷」字，《廣韻》注音讀「其虐」切，即近粵音的「鋸」。

究竟，近音「鋸」的「谷」，係乜東東呢？

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谷，口上阿也」。專門替《說文解字》再解字的段玉裁注：「口上阿，謂口吻巳上之肉，隨口卷曲」。即說「口上阿」者，就是「口腔內上腭之彎曲處」也，這解釋，源自「阿」字，有「山阜彎曲處」之意，再引伸為「彎曲處」也。

不要以為，凡古書或大師的言論，必準無疑，「口上阿」的「阿」，其實，不是「口內的彎曲肉」，而是「從口裏舒出的一啖氣」，因「阿」字另可作「象聲詞」之用。

急喝大口可樂，會氣上噴吐，「喲」的一聲，舒出一口氣，條氣「谷」曬（即現今的「條氣順曬」），便是這個「谷」矣！

腋 粵own

在一個語言研討會裏，有人問：語音和語義不停在變，究竟，有沒有審定的標準，和其規律是如何確立的呢？

這是十分考人的問題。

當今，廣東話指一些難聞的氣味侵入鼻孔，令鼻子不舒服，便叫做「own鼻」。

「own鼻」的「own」音正字是「腋」，本作「臭貌」解，即「臭的樣子」，物味變壞也。

「腋」，由「臭樣」的名詞，變為一股難聞的氣體侵入鼻內的動詞，這就是中文字由名詞轉化成動詞的一個典型例子。

此外，「腋鼻」的，又不一定是「臭氣」，因酸味，或濃烈的煙霧，也可以「腋鼻」的，於是，「腋鼻」又引伸成一個感覺，再不是氣味和濃煙的專利了！

吃日本芥辣，那刺鼻的況態，亦叫做「腋鼻」。

香港人不知有「腋」字，卻改用「攻鼻」代之，這便是音義異變，而不知規律的另一例子。

氹 粵劇

有次，去石蔭邨探訪姑媽，巴士由青山公路轉入一小橫街，見該路名叫「圍氹街」，旋即記起，曾有讀者來信問我這個「氹」字怎讀怎解……

據馮田獵的《粵語同音字典》解：「氹，音『劇』，香港特有之字，源自客家語，用繩圍着，此是象形字，街地名之……」說明「氹」是香港方言字吧！

清代貢生鈕琇記錄明末清初雜事的《觚賸》，也有「氹」的注釋：「粵中語少正音，書多俗字，如：……水之曲折者為氹」。並音「氹」為「囊」。

現在，香港新界區仍有很多客家圍的遺址，起名用字，可能有點古怪，但總有他們特定用意的，即有他們的獨有文化；難得經過百多年的殖民統治，仍可保留至今，這才是真正的文化遺產保育。

大埔區船灣邊陲的「大尾篤」的「篤」字，正寫是「启」，作「最終的盡頭」解；「尾」，即「最尾最盡處」；現香港政府卻說要美化地名，改為「大美督」，這是何等無知無文化的幼稚行為，一點文化保育意識也沒有！

揾 粵逗

有讀者來信問，「逗利是」三字的正寫應怎樣？

我在舊作《正字正確》一書內，已說過「利是」的「是」，正字是「市」，可惜，現今，香港報章，只有《明報》正確的用「市」字，其餘全部錯寫「是」。

香港政府負責文化的大官去曬邊？

「逗利是」三字，除「是」錯寫，「逗」也不對，「討利市」的「痘」音字，正寫是「揾」。

「揾」，是很普遍的常用字，除「揾利市」外，也有「輕輕抬起」之意，例如「揾起張枱」便是！警察在街頭盤問可疑人物，俗稱做「揾」；怎曉得，香港那些給學生用的字書詞典，一律沒有「揾」這個字，只有「逗」，怪不得這讀者朋友用錯字啦！

就算大部頭的《辭源》也沒有「揾」字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和《中華大字典》的「揾」字解釋，也無「討」、「給予」和「抬」的意思；幸好，古書《唐韻》注：「揾，持物相着也！」即「別人持物放置到自己手裏」也！同時，這也說明近代字典沒有收錄的字，不一定是方言字。

舐 粵近音「乃」

廣東俗語裏，有一詞，指「失手」、「跌落陷阱」和「有所損失」的，稱之為「賴嘢」。

「賴嘢」的「賴」字正寫，是「舐」；據《説文解字》按，「舐」之本字，是「舔」，亦作「舓」，又可俗寫為「舐」。

「舐」，文讀作「徙」，是「以舌取食物」，或「舔物」之意，常見之詞，是「舐犢情深」，以老牛舔小牛喻愛惜子女。

白讀近「乃」音時，用法常較俗氣，例如不顧廉恥地獻媚，會叫做「舐腳趾」。

不要以為「舐腳趾」很粗鄙，與此同義，作諂媚趨炎附勢的卑劣行為者，還有一古語，更為噁心的，是「舐痔」。

「舐痔」一詞，源於《莊子》一書，説秦王有病召醫，肯為其舐痔者，可得車五乘云云……可見卑躬屈膝之「舐嘢」，大有典故來源，不好好考查認知，吓吓當作粗言穢語，無理禁之，那才「舐嘢」呀！

民建聯主席馬力先生説心底話，力撐八九六四不算是屠城，這等冷血喪心之言，不特止是舐嘢，還甚於舐痔哩！

劫 粵「居偽」切

廣東話形容一個人「十分疲倦」，會說是「好劫」。

在七十年代前，不少人認為廣東話多是有音無字的，那時候，大家都指這個「劫」字，是香港人的自創字，還說「劫」的正字是「累」，並信「劫」音源自「累」音之訛讀轉化過來！

查實，困極疲勞意的這個「劫」字，確才是正字，早在《三國志》裏，已有此字記載，並可解「瘦極」，與「敓」字通。

「疲倦困累」的「劫」，同音同義的字，還有「瘵」、「敓」、「尬」和「蹶」，全部都可算是正字，只不過，現今，多人愛用筆劃最少的「劫」字，而忽視了其他！加上，這個「力已支出」的「劫」字，極具形象化，好記易寫，精明的香港人，怎會捨易取難吖？

懭 粵賴

前一篇，寫「疲乏不堪」的「劬」字，立即想起，曾有一位讀者來信問：「劬賴賴」的「賴」音正字怎樣寫？

粵語文化之勁，就是在於生猛、傳神；北方話指「困倦」，只能用「累」(「疲累」)、「倦」(「疲倦」)來形容，「達意」做到了，卻不夠廣東話詞彙的精確生動，原因很簡單，就是那些被誤為粵方言的土話裏，保留着中原最傳統的古漢語。

廣東話的「劬賴賴」的「賴」字，據《廣東俗語考》的孔仲南先生說，其正字是「懭」。

香港出版的字典，一律將「懭」注意為「備」，而不知「懭」有多個讀音，稍舊的《中華大字典》(編於1915年)也注了三個讀音啦！近音若「備」、「敗」和「派」。廣東話有九聲，從「敗」音轉化為「賴」，確屬平常。

「懭」，是「非常疲倦」之意，「劬」字後面，加「懭懭」疊詞，即強化「疲倦」之情也。

一直強調，北方語並非中國最好的語文，此又一大證據。

嫩 粵 奀

首先聲明，我是反對中國大陸胡亂簡化中文字體的，因任何一個中國四方字的產成，每每有其特定因由，不管是六書的形音義，還是其歷史和文化背景，都要尊重和適當保存的，怎可任意妄為。

現今的大陸簡體字裏，最引為詬話的，乃是以「后」代「後」；「發」「髮」不分；姓「蕭」改為姓「肖」；還有食「麵」變為吃「面」，不合情理兼反智的亂咁「發明」！

有人不滿「塵」字，被簡化為「尘」，其實，「尘」字是個古字，明朝前已有的了！解作「塵」。「小」「土」為「尘」，是個「會意字」，「微細的泥土」是也。

現今，廣東話指一個人「瘦弱細小」為「奀」，也是會意字，是廣東話自創的，取其「不」「大」之意；查實，「奀」的正字是「嫩」，古字書《廣雅》注：「嫩，弱也！」讀作「nun」音，也可解為「嫩」和「柔美」的意思。

我反對胡亂簡化中文字，但卻十分接受「奀」字，因它已出世了三百多年，約定俗成是語文文化產成的另一重大基礎，只要合情合理不反智的，為何硬要抗拒呢？

囪 粵通

大廈火燭，火舌循升降機槽直冒上去，從低層衝上頂處，這叫做「烟『通』效應」。

上述所寫的「烟通」之「通」字，當然是個錯白字，正寫是怎樣的呢？曾有報章港聞版，寫為「烟卣」。

「卣」，不是「通」，它讀音「友」，是古代一種橢圓形、大腹、有蓋及提梁的盛酒器。

引烟上走的「烟通」，正字是「囪」。

「囪」，音「通」，是「窗」的本字，也可讀作「昌」，但現今，多作「烟囪」之用，故此，「烟囪」（「通」音）又叫做「烟窗」。

特別一提的，是這「烟」字，也是個別體字，正寫應是「煙」，今日，「烟」與「煙」二字，已相通矣！

男人的平腳內褲，俗稱「孖煙囪」，源自它的形狀，類似古時屋頂外露散烟的兩管「煙囪」也！

撻 粵kick

做事不太順暢，有所阻滯，廣東話叫做「棘手」。

「棘」，作「有刺的草木」解時，讀「激」音，如「荊棘」，若因荊棘刺手，喻「事情難辦」時的「棘手」，則唸「kick手」。

「棘手」之「棘」，雖有「阻滯」之意，卻並非「阻手阻腳」(kick手kick腳)，或被物件卡着(彈動不得)的「kick字」之正寫，例如：「個櫃桶畀條木kick住咗！拉唔出來！」這個「kick」的正字，應是「撻」。

「撻」，粵音近「kick」，本是「抓住」和「握持」的意思，引伸為「卡住」和「阻礙」解，書面語寫作「搕」。

因「搕」字旁的「客」字，國語讀音似「kick」，令人誤以為「搕」就是「撻」，而「搕」的粵音則讀「哈」或「客」。

最後一提的，是「撻」字，還含有「羈絆」之意，如「撻腳」，若不小心，「撻一撻」便會絆跌倒。

誏 粵喂

七十年代前的香港，不少人認為有很多廣東話是有音無字的，主要原因是那時候的報刊印刷，乃用「執字粒」方法製版，常用基本字數不會太多，文章又以白話文為主，就算有個別寫手將廣東話入文，都只會用同音字頂替，或在某近音字旁加個「口」字代之便是；到現今，電腦發達，造字方便，那些少見而形狀特別的正字，才有機會「重生」。

「喂」這個字，相信，全香港無人不識，它多作「呼叫別人之聲」，例如：「喂！我喺呢度呀！」；又是通電話時，打招呼的「第一聲」，甚或是一個感嘆詞。

但，原來，「喂」此字，本意是「恐懼」和「哺食」，後來才用作「喚叫聲」。

呼叫的「喂」字正寫有二：「誏」和「癐」。

「誏」，一千五百年前南朝《玉篇》已有此字，音「偎」，是「呼聲」和「呼人」的意思。

「癐」，讀「櫃」音時，是「病」也；讀「餵」時，是象聲詞，指一種「叫喊聲」。

喂！明未？

讀 粵窒

香港，有一個十分流行的用詞：「窒」。

別人講話時，出言打斷，就叫做「窒」(窒住曬)。

兩人辯論時，說話內容滿帶批評和諷刺，令對方受窘，無法接上口的，又是「窒」(窒頭窒勢)。此外，做事不順利，則有「窒手窒腳」。

「窒」字，音「侄」，雖有「填」、「塞」、「阻止」和「障礙」的意思，但卻非所有「窒」字詞語的正字。

「躓」，是「顛仆絆倒」、「阻礙」之意，更可作「(在事業上或做某事時)不順利」解，這才是真正的「躓頭躓勢」，或「躓手躓腳」的原字。

「懫」，有「怒忿」、「塞滿」和「阻止」的意思；用「心」字部首，即與「心境」、「心情」有關；被人嚇得「窒一窒」，便要用此「懫」字。有說「倏然一驚」的「打個突」的「突」，又是這「懫」字之音轉。

說話「吞吞吐吐」的「窒口窒舌」的「窒」，正字是「謐」，「謚謐」者，語言無條理也。

辯論時，被對手窒到無聲出，應是「讀」。

多個「窒」音字，是文字分工的基本好處。

蜵 粵絲

有位學校辦事處的女主管，藉暑期期間，跑去青海山區助學，教當地兒童英文，回港後，接受一本周刊訪問，謙說自己只是一顆「小螺蜵」，見報時，標題字則變成了「小螺絲」。

「螺蜵」一詞，並非罕見鮮用字，初中生也懂的，何解會有人寫別字？

「螺蜵」，是「螺」的一種。「螺」，是有回旋形硬殼的輭體動物。「螺蜵」的貝殼上，有環棱，或有棘狀、乳頭狀突起的，可供食用，又叫做「蜵」或「蜵螺」；因其外殼有螺旋形和尖頂，與screw的狀態相似，故「screw」譯名為「螺蜵釘」。

女主管自謙為「螺蜵」，不是水產動物的「螺」，而是將自己喻作一大機器中的小零件，一顆鐵鑄的小螺蜵釘，貢獻微薄而已！

現所有字典和教科書都把「螺『蜵』釘」，寫為「螺『絲』釘」，是棄繁從簡？或是捨本忘祖呢？他們不再珍惜中文字創造的學問了！

叕 粵基

《聖經》記載上帝拆毀巴別塔，祂更創造多種方言，令人類無得用同一語言溝通，沒法作反。

儘管上帝無所不能，但地球上，人類的語系，卻存着不少音義相通的字和詞；不要說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地區受着中國文化影響，所以音義相近；也不要說地球文化一體化的後現代解構，文化無疆界所致；事實歸事實，在英語世界裏，已有不少vocab，跟中文詞彙，出奇地相似，例如：road＝路、ma＝媽、ear=耳、flower＝花、tree=樹，甚至tick，也像永字八法之一的「剔」(即第四筆那個「趯」法，又名「鉤」)。

近年，同性戀議題席捲全球，男同性戀者的英文字gay，香港口語為「基」，報章雜誌也直接書寫「基」這個字；大家意想不到，中國古字裏，也有讀「基」音，兼是「男同性戀者」意思的字，是為「叕」，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字彙補》注音「飢」，是「將男作女」解，《辭源》指「女性化的男人」也。

文字學有趣嗎？

偊 粵烏

文字，是無聲之語言。說話，是心意之聲。文字，是心聲的表意符號，在世道變化無窮時，自然地，語文也在與日轉化。

語言，在新舊交替；文字，更須有增減配合，所以，當新一代出現新語言時，不夠用的文字，便要新造字來補充。

西方產物之「電動升降機」，英文是「lift」，香港人自創這個「𨋢」中文字代之。「車」有「機動」意，「站立」在「運動中的車廂內」，並取「立」音，形音俱佳。

近來，香港的娛樂雜誌常刊登女藝人的走光窘態；當人家彎腰向前（拾取東西）時，攝影機的馬達聲便響個不停，見報標題，是某女星「偊低身」……！

「偊」，又是香港的新造字，音「烏」，作「身體向前傾」解。造新的字，應源自沒有舊字可用，但，「偊」的正字，本是「俯」，二千年前已有，大家只將「俯」讀「府」，而不知可變調為「烏」而已！

匝 粵kwag

朋友見我每日要在報章寫一個「怪字」，問何來這麼多素材？喔！除了以前多看多查多做筆記的累積之外，滿屋字典詞書，也是救命和補給的主要架生。

廣東話說「繞了一個圈」為「兜了一個kwag」，這個「kwag」音的字意是「圈」或「彎」，甚或「圍住」(用繩「kwag住」，唔畀人入去)。

查傳統字典，全沒有「kwag」音「繞圈」意的字；查粵音方言詞書，卻見「嚿」字，解作上述「兜圈」和「圍上」的「kwag」，但看到這字有「口」字部首，便明白是個借用字吧！

中文字海裏，有「匝」字，讀「作答」切，是「環繞」的意思，「環繞一圈」叫「一匝」，足以證明此「匝」是「kwag」的正字，可是，字典的粵音是「砸」，而「砸」的注音是「眨」(平時，我們讀「眨眼」為「斬眼」)，再查「眨」字，它要讀作「砸」，咁，點算？

做文字字音研究，單靠查字典，隨時可以玩死人。

搊 粵抽

中國改革開放廿多年，經濟力強，帶動國運昌隆，全球興起一片中國熱，學習中文成為當今世界大趨勢，為了研究中國文化也好，為了東來淘金也好，總之，識多兩個漢字，是鬼仔大學生最急務嚮往的大事。

中國的方塊字，經常出現音義相近，而用法迥異的情況，不要說番邦外族學習困難，就算是龍的傳人也常搞不清楚。

「抽」，音「秋」，因多作「拔出」(抽籤) 及「抽取」(抽時間) 之意，令人感覺有「拉出」和「托起」的含意，例如：「抽本書出嚟」和「抽起個書包」；誰不知，「用手將物件掀起」或「略拾起」的「秋」音正字，不是「抽」，而是「搊」。

香港編印，給中小學生用的字典內，「搊」字只作「彈撥弦樂器的指法」和「束緊」這兩個解釋；其實，「搊」，是「扶起」，「端起」和「拉高」之意，也作量詞之用，如「搊起張枱」、「搊高隻襪」、「一搊鎖匙」。

我一直想知，那些編製中小學中文字典的人，是一群甚麼的人？

鰍 粵秋

前文，說了兩個同樣有「拉起」意的「秋」音近義字——「抽」和「摎」；而中國諺語「拉起腿」的那個「『秋』後腳」，應用「抽」或「摎」呢？

現今，「拉後腿」是喻作「過去不光彩的言行舉動，被人重挑出來」，誰知，「抽後腳」的原意，不是「拉出」或「拔取」，而是「逼迫」和「踐踏」。

「抽後腳」的典故，來自《荀子》：「今巨楚縣吾前，大燕鰍吾後。」指楚燕大軍迫近，燕兵更踩在後頭。

「鰍」，音「秋」，通「遒」和「蹴」，除了「迫近」之意，還作「蹴踏」解，即「踩踏」也。

「鰍後腳」，就是「後腳被人緊貼地踐踏」，本作「遭人排斥」或「逼迫」，現為直譯的「從後拉腳」，搞到「人倒馬翻」。

由「『鰍』後腿，變成「『抽』後腳」，是社會棄繁從簡的一個過程，直接感觀比文化經歷重要的一個折射；已約定俗成，無必要復古用「鰍」字，但必須要知道「真相」，所以，我今日將之紀錄下來，也是我編寫此書的一個卑微理想。

蹴 粵抽

之前，寫了兩篇有關「秋」音的正字，說清楚「抽籤」和「抽時間」要用「抽」；「搦起個手袋」和「一搦鎖匙」是用「搦」；「拉後腿」的是「『鰌』後腳」。

那麼，「勁抽」(強勁)、「隻揪」(單對單拼鬥)和「踢波」的「抽射」，三個常用語，應用哪個「秋」音正字呢？

「勁抽」，來自足球術語，形容「腳力不凡」，尤其是射龍門時那度勁力；「抽」這個字，沒有「腳踢」意，反而，讀「促」音的「蹴」字，才是「踢」也！古時「踢波」便稱為「蹴鞠」。

我總覺得「蹴」，本是「抽射」的「抽」字正寫，因它有「就」字旁，是造字的人，取「就」音之故，猶如讀「擇」音的「擲」字，應是俗字「掟」的正寫，否則，為何要選用「鄭」字旁呢？

「隻揪」的這「揪」字，原讀「周」音，是「抓扯」和「扭住」的意思，「扯頭髮」和「扭耳仔」，就是用此「揪」字。

因「揪」多作「粗暴」行為，故引用「打架」去，甚至連音都變埋，叫做「秋」。

次 粵涎

科學家醉心尋找「問題的答案」，而思想家卻是畢生尋找「未有答案的問題」。

今人研究語文的方法，多是翻舊書、查舊料，重抄前人已發表過的舊紀錄，當作大發現、新知識，對我而言，這無難度的事，做來甚不過癮。

我愛自找麻煩，先找出「沒法查得答案」的「難題」，再叫自己去解決，例如，廣東人稱「餵食時，圍着小孩子頸上那塊丁方小布」做「口水『肩』」，到底，「口水『肩』」的「肩」音正字，怎寫的呢？

查遍所有研究廣東話的字典詞書，只有「口水褊」，而無「口水『肩』」。

「褊」，讀「歐」音，不是「肩」，解作「小兒的次衣」。

「次」，音「延」，是「涎」字的古字，「口液」也，古詞語有「次裹衣」，即「圍嘴兒」(小兒涎衣)；我在諗「口水『肩』」的「肩」音字，會否是「次衣」的「合音」字呢？在不敢肯定的情況下，只得繼續追查……答案如何？請揭下頁……

裺 粵掩

前文，說「口水『肩』」的「肩」音字，可能是「涎衣」的合音字，現續……

我也想過，那「圍着小孩頸間的小布巾」的「肩」音字，會否是「巾」字的音變呢？

同時，我翻遍與「絲綢」有關的「糸」字部首，去追尋答案，發現，有「縑」這個字，讀「肩」音，是「雙絲織成的細絹」的意思，那是否這「小小絹布」，就是小朋友的「口水肩」呢？又或是「絹布」的「絹」字，變音換調，成為「肩」呢？

查「糸」(音「覓」)字部首的發現，不及「衣」字部的驚喜。在「衣」字部字庫裏，有「裺」字，國音「掩」，有三個解釋：「衣領」、「衣縫緣邊」和「小兒的涎衣」。

《方言疏證》：「蓋以裺為小兒涎衣掩頸下者，謂之裺。」正正是合併了上述三個解釋的總意思，相信，這就是「口水肩」的「肩」字吧！

至今，我仍不敢百份百肯定，你們呢？

搓 粵羅

廣東人揶揄瘦人身平如鏡為「洗衫板」，相信，家陣，年輕一代的，沒幾人見過洗衫板了！

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，洗衣機是大富人家的用具，普羅大眾洗衫，只能在橫排一條條坑紋的木板上，用力搓揉。

說起來，以「洗衫板」形容排骨仙，又確十分到位，因為，洗衫板背面平滑，前面一坑一坑的凹凸相，與瘦人薄切切的軀殼，及肋骨的嶙峋貌，實是「恰如其名」。

在洗衫板上洗衫，那搓揉的動作，廣東話叫做「搓」。

「搓」，與「挼」通，兩字同讀「羅」音，是「以手摩物」之意，並且，兩手揉搓時，更要向前推，這正正是「搓衣物」的指定動作。

現今，不一定要在洗衫板上操勞，凡用手搓毛巾或衣物者，皆叫「搓」，而洗衫板，絕迹矣！

錶 粵標

社會急速變化，世間新事物，日益繁多，語言和文字也不斷增生遞減，與時並進。

香港有一羣復古派，反道而行，愛用古字，例如堅決反對「手錶」的「錶」字，多了「金」字旁，理由是古字「表」，已含「量度」和「次序排列」的「標記」之意，故「手錶」實為「手表」，更將「錶面表面上有個錶」，寫作「表面表面上有個表」，忽視文字分工的原則。

文書古寫，已不合時宜，還不及有人用宋朝的古音說今日的說話那般失常，按何文匯教授的「正音」讀法，「會計」的「會（匯）」要讀作「繪」；「雛鳳鳴」變成「鋤鳳鳴」；「妖怪」讀「邀怪」；「友誼萬歲」是「友『義』萬歲」，連「智慧」的「慧」（畏）也要讀作「衛」，這樣不是矯枉過正，而是製造語音混亂；可笑的，是香港政府今年的會考，首次加入粵語朗讀測試，在還沒有法定讀音準則下，若依據何教授那一千年前的所謂正音評分，若不是香港教育的另一次災難，又是甚麼呢？

荐 粵戰

中文字海裏，音義相同的文字，雖然多如繁星，但用法迥異，例如「造」和「做」、「搞」和「攪」、「畀」和「俾」、「形」和「型」，稍不留神，很易弄錯。

廣東話那「暫時替人付款」，叫做「墊支」(或「墊錢」)，這「墊」字，讀「電」音；因它有「在底部加厚，而承起一些物件」之意，例如「墊高」(「電」或「戰」音)，故有「鞋墊」和「牀墊」(這兒要讀「典」音)。

但，用物件「墊(音「攝」)在最底部托高上層之物」的「電」音正字，是「荐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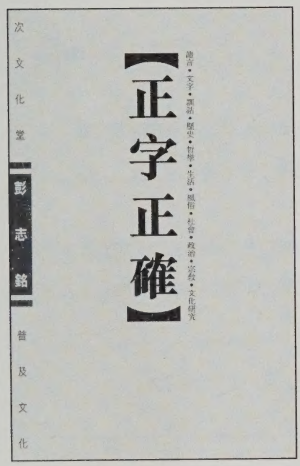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大陸不少人誤以為「荐」是「薦」字的簡化字，其實，「荐」和「薦」是兩個獨立的字，各有自己的詮釋；「荐」，可通「薦」，轉音「戰」，本是「蓆子下面的墊草」，引伸為「墊高」之意，亦即「荐底」也！

現今流行語「荐底」，是「墊支」的意思，但手寫為「荐支」，這是「荐」與「墊」字用法之分別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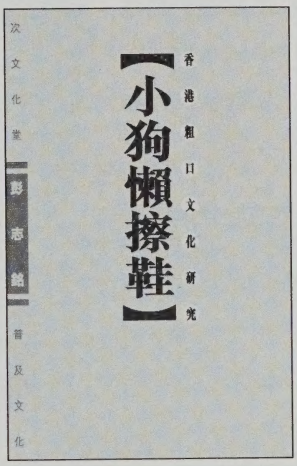
我用「荐」字作本書最後一篇的「荐底」，是因為將來第三本的「正字書」，我不再講單頭字，改寫兩字「詞語」，請各位留意及繼續指教。

補購

彭志銘毳語言研究



《正字正確》



《小狗懶擦鞋》

解讀香港本土文化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 □《正字正確》 ___ 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（連郵費）
□《小狗懶擦鞋》 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（連郵費）

姓名：_____
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**次文化堂** 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次文化堂

讀者服務卡

✙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，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，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。

您購買的書名：正字審查

購買地點：..... **區**..... **書店**

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郵購 □③電話訂購 □④傳真訂購

□⑤團體訂購 □⑥銷售人員推薦 □⑦其他_____

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報紙廣告 □③親友介紹 □④圖書館

□⑤廣播節目 □⑥書刊 □⑦書評推薦 □⑧其他_____

姓名：_____ **年齡：**_____

性別：□ 男 □ 女 **婚姻：**□ 已婚 □ 單身

地址：_____

職業：_____

教育程度：□①小學 □②中學 □③大專或以上

您對本書的意見：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 **（可另紙書寫）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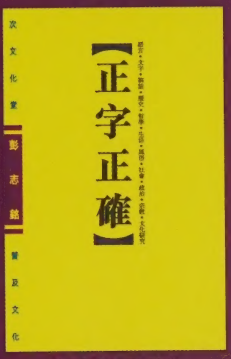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：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

次文化堂編輯室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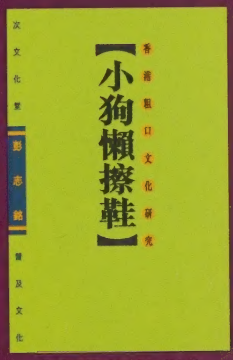
＊凡來信者，可獲本社禮品答謝（請附回郵信封）。

＊請勿撕毀此書，煩用影印本寄來。

彭志銘作品



《正字正確》



《小狗懶擦鞋》

這本書，是我的珍藏

藏書人：

收藏日期：

語言是人類的居所

搵工 • 跌咗銀包 • 煎皮拆骨 • 溪錢
揸住唔放 • 嗽起棚牙 • 慶過火屎
車大炮 • 掟煲 • 索油 • 眼冤 • 戥你唔抵
豬標 • 膝頭哥 • 墨七 • 毛神神 • 馬騮撼
披口 • 唱錢 • 講大話 • 乾堯柱
Fing頭丸 • 密質質 • 落髮出家 • 大步檻過
咁都得 • 戇居居 • 甜到漏 • 絞肚痛 • 老千
木魚 • 扎醒 • 黑蚊蚊 • 上癮 • 鬧交 • 丟瘦

沒有語言便沒有居所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見証

ISBN : 978-962-992-160-6
55
9 789629 921606

SCB
ISBN : 978-
Printed in

森記書局
TEL: 905-4706848